

種梅心法
上卷



川合
堂
慈善會
印

259

6100

6108

種梅心法敘

學庸兩書儒教之心法也。金剛一部釋教之心法也。道德一經道教之心法也。三教之立言雖異，而三教心法之本原皆出於天，則無異焉。茲之以種梅心法名書者，何也？梅含上天一點元陽，梅性卽天性也。梅法上天一團春意，梅心卽天心也。開於三冬之首，占乎百花之魁，皎潔不羣，冰肌玉骨，堅貞不變，冒雪衝寒，其放也，氣則充滿宇宙，其收也，神則退藏宥密。人苟得梅之真心，種梅之妙法，去夫外

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豈有不上通造化於無言。下引羣生於有象也哉。是書也。乃卧雲先生與同門參証而成也。先生之心。於是著矣。先生之法。於是傳矣。源也。捧而讀之。見其一問一答。或統論綱領。指趣或細論條目。功夫無不剖晰。詳明推勘。盡致擬之。山東時雨。洛陽春風。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先生乎。先生乎。先生之聲音顏色。不儼然在人耳目中乎。然是書雖曰種梅。其實發明人物一理。天人一氣。三教同源之大道也。卽謂是書爲言物也。可。言人。

言天也。亦可。言儒教之存心養性。釋教之明心見性。道教之修心煉性也。亦無不可。竊願得是書者。焚香以讀。心乎其心。鑄金以事。法乎其法。有此心法。以獨善其身。處可表正鄉黨。紹孔孟之傳於不墜。有此心法。以兼善天下。出可匡救君民。達伊呂之學於無窮也。心法也。歟哉。治法也。爰約友人梓而行之。以爲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者勸。

後學金水清源子薰沐敬敘

大清光緒二年梅月朔一日

穀旦

十一剖判
何殊達摩
說法

者不肯稍縱其功雖困終是理爲欲困鵲蚌相持動靜俱
非者其義雖近不免墮於無見此處便是動矣以云不動
何時非動乎無欲則任其天然有欲則克以覺照者天然
未爲不是而客來主隨內外紛爭卽向之天然亦化烏有
可知無欲時之天然仍是假也豈真至人之天然乎眾悟
其非同請至道先生曰皆欲除舊弊而問正宗乎曰然曰
君等功各不同今何同心若此曰欲聞至道故也曰諸君
信予久矣設予告以尋花問柳逐色探香一切非理以爲

開明引逗
真機畢露

有道信否皆應聲曰否此係非理烏能相信曰予告以至
理除爾之弊醒爾之真引入無上上乘又信否曰信此係
至理烏能不信曰同一子也言非理便不信言至理便無
疑敢請否予非理然予至理之心曾思議安排否皆曰非
理則否是理則然何曾思議安排曰以爲否時以爲然時
動乎曰並未思議安排烏得爲動然則靜乎曰儼然應聲
又非靜矣先生拍掌笑曰然然此點天然物事誠不可謂
動也亦不可謂靜也且不可謂非動非靜卽動卽靜也况

即於沒要
緊處尋出
天然道體
令人頓超
上乘真是
廣長妙舌

一信一否。無端而來。則不等於想像之人心可知。隨應隨止。毫不流連。又不等於沾滯之俗情可知。以爲方員乎。則杳不可狀。以爲內外乎。則茫不可知。來時莫測其始。去時莫測其終。非所謂極圓極全。無後無先。天地莫窮其妙。鬼神莫喻其機之神乎。其神一點天真耶。君等以靜爲主。以無爲宗。以主制客爲存養。以靜待動爲工夫。種種法則。何曾與一點天真相關涉乎。不惟勞而無功。且反以僞亂真矣。眾皆嘆服。因請養之之道。先生曰。旣明此矣。復求所養。

以不養爲
養非則
指出誰能
識得

前段說出
求養之弊
此段申明
不養而養
之功正是
誠者自誠

事固當然。然非別有一法。可以稍參此際也。曰。何也。曰。此物本無形狀。求養便有形狀矣。此物本無方所。求養便有方所矣。此物本非動非靜。非有非無。不後不先。不內不外。求養則有有物動靜先後內外矣。是養之正所以害之也。曰。養則失於著。不養又失於泛。究竟如何而後可。曰。旣知此點真元。原無所有。卽以不有養之。原無所無。卽以不無養之。原無方所。形狀動靜內外。卽以無方所。形狀動靜內外。養之足矣。何也。知得此真。原來如是。今能如是。便復其

而道自道
真際

指出總口
訣

通首皆辨
明大道一

初矣。此物事不在爾。如是之中。更在何處。皆大歡曰。有是哉。此誠至妙養法也。但既有身心。便有無限動靜。即有無限事物方所。安能掃盡無遺。曰。無須。不過逐處有身。逐處無心焉已耳。夫我心且無。事物從何處著耶。知此則無在非我形色。即無在非我性天矣。何難之有。眾如夢初醒。頓然一覺。不禁再拜曰。謹受教。

觀空子曰。凡事皆有對待。如善惡是非等義。可謂道乎。先生曰。不可。夫道一而已矣。雖善惡是非。事有對待。而其中

而不二之
旨為天下
後世之含
內求外者
痛下針砭

性情非二

所以貫串者。則無對待也。曰。一醒一夢。亦非二乎。曰。然。曰。醒時明明。夢時渺渺。何云非二。曰。道本無物。非晦非明。醒雖明明。明個甚麼。夢雖渺渺。渺個甚麼。曰。如是則凡有事業。皆非道矣。曰。似也。曰。如忠孝節義。一切善行。天神喜之。民物敬之。亦得以為非道乎。曰。不然。此即性中流露之至情也。曰。一切皆非。此何獨是。曰。性者與生俱來之天理。從此發出。盡善盡美。即是人情聖賢仙佛。不能有二。故曰。天理人情。曰。如此等情。有作為否。曰。有性則有情。如有鏡則

動靜非二

出處非二

有光。不煩作爲而自有作爲。非關人事也。曰。未動之先則爲性。既動之後則爲情。情與性有二否。曰。無二。曰。動靜判然。何以無二。曰。靜是此性。動亦此性。動靜無殊。性本一致。且性本無物。何有動靜。其動靜者。不過事物之去來耳。曰。既無二矣。何以古人達則兼善。窮則獨善。出處不同如是。曰。孟子是即道之行藏言。非論道之本體也。如孔子申申。天天。顏子心齋坐忘。本是燕居獨處。而不知其兼善天下之量。已在箇中。何也。士君子異日之發皇。正是平居之醞

彼此非二

釀。故不出戶庭。早已範圍曲成而莫外。若謂獨居時只爲一己。出達時始爲天下。則事功與道學離而爲二矣。豈知言者哉。曰。出處動靜無二。古人宜無或殊。何以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和。柳下惠聖之和不。孔子聖之時。又各不同。曰。伯夷之時道當清。伊尹之時道當任。柳下惠之時道當和。孔子之時列國紛爭。出處難定。時清時任時和不能一致。故孔子爲聖之時。非孔子與三子之學問有異同。乃與三子之時勢有後先也。孟子學孔子。非私於孔子。是學孔子

行止非二

今古非二

之時清時任時和。卽把三子亦學在裡許。蓋言孔子一身已該盡天下後世。出處動靜之宜。豈以聖人之道有彼此哉。曰聖人所處一切有心乎。無心乎。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則照。何會有心無心。然則孔子遨遊列邦。刪定纂述。亦無心耶。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非有心也。曰孔子當時爲天下後世計否。若爲天下後世計。便是有心。若不爲天下後世計。何以爲孔子。曰孔子當年道在一身。天下後世雖久大。未有能外夫道者。故一筆一削。一出二處。爲

以一貫補
明非二真
際

道計。卽爲天下後世計。爲天下後世計。正爲道計。時當如是。則如是焉已耳。何嘗用心於其間耶。總之聖人之舉止。無所爲而爲。而自無不爲。凡人之舉止。有所爲而爲。而終無能爲。無所爲而爲。雖功滿天下。德及萬世。亦是無心。有所爲而爲。雖謀慮周道。計畫從容。亦是有心。吾故曰動靜無殊。出處無二。古今無異。醒夢無分。而一以貫之也。眾於是知道非有無。有無皆足以見道。真無彼此。彼此皆可以見真。反之於身。毫不外假。以體聖人至誠無息之功用。

借聞鳥音
發出絕妙
精義為道
在邈而求
諸遠者說
法

讀書妙會
熟讀高頭
講章者曷
足知此

行真子曰。近聞鳥音。恍在腹內。何也。先生曰。果在腹內乎。似在腹內乎。果在腹內。如今音住。鳥在何處。似在腹內。鳥本外鳴。何以在腹。豈非幻景。行真子茫然。雲香子曰。竊思此義在箇中。也非身中。也。先生曰。箇中非身中乎。身外有箇中乎。是二是一。請詳其旨。雲香子亦惘然。先生笑曰。身中也。非箇中也。箇中也。即身中也。行真子曰。何謂也。曰。不聞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乎。曰。我身中可知。曰。皆備物在身中。亦可知。今直以為實在腹內。勿以為恍在箇中。流

真是無入
而不自得

於幻說可也。行真子請詳其義。曰。道在一身。並無邊際。是身也。乃清靜法身之身也。君誠能神遊天表。囊括宇宙。鳥又烏能外此身而鳴乎。行真子豁然醒悟。復請推廣其說。曰。君誠得此真體。不但鳥音在腹。可見道之宏大。且無在無物不見。全神也。時而登山。有松栢可觀。法身則現於蒼翠之際。時而臨水。有波瀾可玩。法身則現於洋溢之間。推之花間。酒後。月下。風前。凡有所在。無不內外兩忘。彼此一致。而各見各處之清淨法身焉。全真子恍然曰。然則百物

皆各有清淨法身矣。曰：然非也。以爲物各有清淨法身見之者，誰曰我？曰：僅君見之耶？抑人人皆見耶？曰：我見之，人人不見也。曰：物有清淨法身，宜乎有目共見，眾人何獨不然？全真子默默無語。先生曰：此無他在內而不在外也。曰：何也？曰：有清淨法身以見物，故物各現清淨法身以應之。是物之清淨法身緣於我之清淨法身而見也。故曰：在內不在外。告子以爲義在外，特物見耳。孟子知義之在內也。故有反身而誠之說。君不聞青青綠竹，莫匪真如燦燦。

剖明妙理
如指諸掌

黃花無非般若之諦乎？謂竹與花果有真如般若，何以如來獨見，眾皆不知？若無真如般若，何以古今仙佛真儒皆以爲然？由是思之，物在如來目中，則真如般若自爾天然。若在凡夫眼底，則真如般若未必見得也。君等果能逐處見真如般若，以涵泳之，醞釀之，則性體圓明，不僅見清淨法身，可以包羅萬有，且能到處無礙，而現百千萬億化身也。已身在，卽法在；法在，卽身在。豈非隨時隨物，皆清淨道場？一塵飛不到處乎？古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

里天信哉

朝陽子曰。本來無物。還可修否。先生曰。可。曰。一切物見。都是塵緣。從何修去。曰。放下塵緣。即是修也。曰。僧道者流。無室家親友。亦無俗業。何以終身無成。曰。所謂塵緣。非僅室家親友。田產俗務而已也。即如君等喜慕清修。所有道見。法見。功夫見。及成聖賢仙佛等見。皆是塵緣。果能毫不罣礙。任其自然。行所無事。方可謂放下。方可謂即是修。朝陽子欣然曰。良然。良然。今而後。吾知放下塵緣矣。吾知放下。

放下塵緣
是頓脫人
天先路故
特筆提醒
以後無數
文字都是
反復推明
此中次第
功用

塵緣
免說來今
人笑煞

塵緣即是修矣。先生曰。噫。君何言之易易耶。雖有會心。恐未深悉其旨也。曰。此中別有妙義乎。曰。非也。君等久在塵緣。習慣成性。不自覺其為塵緣。且不自知其常提起耳。曰。放下。便是何難之有。曰。君離家時。約歸期否。曰。約也。曰。既約歸期。果如約否。曰。如哉。曰。何為來。即有約。去必如約。曰。有要事。不得不爾也。曰。來去俱有定約。身心都在約中。不能自主。此便是塵緣。終身難放下者矣。猶欲聞道乎。夫道者。頓脫人天。一塵不染者也。今若此。則家反為主。道反為

眼前指出
骨髓真病
讀之令人
汗下

客雖萬世修養而身心俱累斷無所成矣。朝陽子爽然久之曰。嗟乎。錮蔽如此而不能自悟也。祈先生慈悲爲我拔此塵根。曰。無難也。君等徒知爲家計而不知爲身計。故也。誠能洗心滌慮。焚香靜坐。將我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人生一世當如何趨向。始能了得生死。盡得人道。不墮輪迴。和盤打算。不肯錯落絲毫。自爾一切塵緣。可以全消。眾於是同請打算之法。先生曰。我等同參至道多年。各有夙緣。可知此一幸也。自幼至壯。並未虧心背理。身造重孽。此一幸

切身反已
歷歷莫來
都是平常
所易忽者

也。天下紛紛諸神訓迪。善良不過講明因果。我等獨聞大道。此三幸也。一場法會。心傳無幾。我等獨獲正宗。此四幸也。同館多人。半途自廢者不少。諸君久承師教。化雨春風。至今未已。此五幸也。世有因貧困而不能進修者。因愚頑而不了悟者。因老病而不得其時者。君等皆無之。則此六幸也。且也。父兄賢良。家庭無故。各省顛連。蜀獨安靖。此七幸也。有此七幸。可謂天假之緣。正當及時精進。以期超凡入聖。猶且甘困紅塵。不思路。是誰之咎歟。縱云年當壯

補入此一
層正是學

道人平日
自恃自安
大毛病

再提此層
今我悚然
汗下泣然
欲泣

盛來日方長。安知無常不在轉眼。縱云根基深厚。來世可
修。安知來生能如今世。縱云有此道緣。終身無惡。及可生
天。安知度脫而後。塵心不起。縱云經理家務。亦是常道。安
知一片私情。心性不與俱流。縱云出而報國。能遂師望。亦
可出塵。安知大患當前。能不動心。能不僨事。況法會難逢。
心傳非偶。不乘此自度。一旦收却慈船。何由得出苦海。如
此算去。算來。除却放下塵緣。猛勇精進。並無去路。曰。如先
生言。則日用倫常。不幾廢乎。曰。不然。果能放下塵緣。一念

截所學道
流弊正見
三教同源
性道無二
真作用

放下塵緣
究竟

不起。當此之時。必有所得於心。即以所得為身命落點處。
由是以處富貴。所得如常。無有間斷。以處貧賤。所得如常。
無有間斷。以處患難夷狄。所得如常。亦無有間斷。此便是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久久純熟。身心兩忘。內
外俱化。以為人上。則止於仁。為人臣。則止於敬。為人父子
朋友。則止於慈孝。與信。何曾廢日用倫常哉。生前如是修
來。死即如是直去。生死無加減。便是生死亦無間斷矣。不
但吾儒如此修持。即三世諸佛。亦無非以無所得故。而到

再三指明
為放下塵
緣後杜其
弊竇也

般若波羅密多境界也。願君等從此放下一塵不染。但不
可一放再放。時出時入。而悞此身何也。知得如此。纔是而
猶再三放下者。必時迷時覺之凡夫。故願君等皆無之也。
為之歌曰。悟得如是來。即當如是去。如有時開。自然無
休息。

先生與同人遊峩眉。登紫霞峯。時春光明媚。花鳥嫣然。全
真子不禁流連賞玩。先生曰。古有對境忘情。毫無所著者。
非真如暢滿。性體圓明之士乎。曰。然。曰。若夫學養未純。塵

動者誰不
動者誰就
他動去者
誰讀者參
悟參悟

緣未淨。一旦金玉縱橫。美色紛紜。凶魔突至。虎豹當前。動
乎否乎。全真子蹙然曰。動曰將止之乎。抑聽之乎。曰。勢逼
處此。止之不能。聽之不可。敢問此際如何得了。曰。君試參
之。全真默然良久。不得其解。反問曰。設先生當此。動乎否
乎。曰。動曰。止之不能。聽之不可。將如何。先生厲聲曰。饒他
動去。曰。於意云何。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全真子大笑而作。

雲裳子曰。屢蒙指點。近始知得真意。自信有主。此後可無

此篇特爲
苟安小成
者痛下棒
喝

復憂矣。先生曰：君等方於沙中淘得碎金，遂能永遠貞固，不復化爲塵垢乎？曰：如此直去，再不回頭，何得復散？曰：金性之堅，全憑百煉，而後千鎚不碎，萬劫不消。君等之意，卽真，却猶未經煅煉也。何也？真空一點，不因動靜而有間，不因晝夜而有分。古人一真在抱，如日用衣食，有此則生，無此則死。又如狼狽相依，並則能行，離則失勢。其精心陶鎔如此，故平居無事，外物固不可奪，卽變故當前，亦不絲毫惑亂。君等自思所得，果能處貧賤而不移否？處富貴而不

正是丹木
此中庸至
誠不息之
旨也

淫否？處威武而不屈否？一切患難憂疑，不得雜擾其中，使我此意稍間斷否？不然，雖有所得，不過水月鏡花，一經搖動，遂模糊莫辨，欲以抵生死脫輪迴，出塵世入清霄，其誰信之？願君等於此際，劃斷塵緣，加意培養，務如釋氏所謂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地步，方可謂真實不虛耳。曰：煅煉之功，當如何精進？本然不負所得，曰：功到此時，當入呂祖醒心經所云：常起怖懼心，慚愧心，歡喜心，決斷心，勇猛精進心，堅固耐久心。凡此等心，須以大智慧照之，大精神赴之。

此篇特爲
著境著色
者指出弊
病不然其
不流於外
道者鮮矣

大力量任之斯能無微不燭無堅不破無難不成身混塵
俗志氣清明此便是煅煉之道雲裳子曰唯予雖不敏請
事斯語

全真子曰一放下時便儼然有物有物而後覺極微極細
不可名狀敢請如何先生曰放下卽有此固是矣但有物
而後便覺細微莫狀此見則非也夫微細之物必有微細
之功而後見乃可謂爲微細今子方才放下此意便見然
則爾一放下時其心卽微細乎對曰只知放下何曾有微

逐幻心腸
著色銅蔽
一齊指出

細之見曰既無微細之見而此意便出是此意非微細可
知矣不從微細得來何得以微細見處之不知此意本屬
平常不以平常養之未有不爲爾細微之見散亂者既已
散亂又不能不於微細之中愈求微細而此意愈不見矣
縱或微而又微細而又細亦能偶有所見吾恐此見皆因
爾微細之心簸弄得來並非初放下時天然之正意也三
教正宗在後世看來至精至粹至細至微究竟身親其事
者未有不自平常而進惟其平常故愚夫愚婦可知可能

以下歷指
細微之功
微細之境
却皆天然
自然而非
知覺所能
彷彿也讀
者詳之

亦惟其平常故普度民物。可以無漏。君既入此正門。直當
作日用之常。不能不有。亦不能必有。平其心。而世情自淡。
息其氣。而天真自明。明者明其淡之實意。淡者淡其明之
塵緣。自然無見無聞。中恍若有見聞。無色無相。處恍若有
色相。心益無而氣益靜。氣益靜而心益無。即曰未嘗無知。
心不盡無。未嘗無意。氣不盡息。殊知心之恬淡無比。已化
爲至清至淨之神矣。氣之和平至極。已化爲至清至淨之
意矣。不假修而自修。我不過聽其自然。不待養而自養。我

佛云說法
四十九年
并未道著
一字此即
其指

不過順其天然。順天然而無天然。其心不言微而自微。聽
自然而無自然。其氣不言細而自細。甚者六根自淨。不思
染塵。六識自清。有塵不染。一團慈悲。儼若觀音在座。萬般
智慧無異文殊。當中所謂天地自然。穢氣分散也。何事以
此審彼。化心神而爲二哉。君休矣。切勿以爲有道可修。有
功可會。細想人世一切皆假。即學道參禪。調神養氣等說。
不過爲痴迷人作一指路碑耳。豈的的真宗正義哉。謹記
此言是爲至要。

同人功養雖有進境而動止語默間不免時起時落時斷時續先生憂之乃問曰曩言放下塵緣卽是修君等果放下否雲香子曰一事不染非放下乎曰否放下者不但放下外緣卽身心性命亦無不放下有如肩擔重物手捧要器從何放下必有落點實處而後可謂放下也不然只徒推開外事以爲放下如人墮水中手推波瀾求免陷溺吾恐隨手去來勞而無功終是隨波逐流無有落點之處焉得爲卽是修乎卽如此時相聚身心有在几榻放下者有

妙喻可以
解頤

在蒲團放下者放下雖不同而其實有落點不至萍踪無定則一也各請細思究竟塵緣放下時箇中一點消息其穩當有如此否其真實有如此否離此則動有此則靜自信不疑有如此否雲香等曰然則吾等於放下塵緣之義實未能得敢請再爲發明曰人有六根卽有六識有六識卽有六塵所謂放下者猶如收拾家具藏於密處而不復動之謂也六根以意根爲主意根不淨餘皆飛揚故欲放下塵緣者莫如將心意徐徐向深淵處放下不起一念不

放下實義
此喻恰肖

此處工夫指陳不一然其所從入處各有不同不可以重複視之

染一塵且不著放下之見五根自然與之俱放放到放不去處便是放下實地即是身命落點處切不可忽畧過去亦不可有心探求曰敢問此地形狀方所如何曰者箇形狀方所惟實得此地者自知非可以言詞盡也當此之時確然儼然不可以言有不可以言無子思所謂莫見乎隱莫見乎微之意是也以爲動乎此意則穩如泰山以爲靜乎此意則極其活潑神而明之以爲無想也可卽以爲非無想也亦可虛者實之以爲無色也宜卽以爲非無色也

卽此是輪迴無人不在輪迴中矣可畏可畏

亦宮言談之間離此便覺無主私居之地有此便是得真古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以住實有如此妙義也君等不得此義縱修煉千百劫亦無有了期何也此乃天人界聖凡關也有此一真無異靈珠慧劍可以降伏眾魔無此一真卽是朽骨行尸空生一世雖曰放下塵緣何嘗放下一刻乎謂爲卽是修誠有難以自信者嗟乎浮泛無主如此不必他年離生入死方爲輪迴卽令時彼時此無有定在已入輪迴久矣哀哉諸友悚然汗下於是

各求真正實際焉

能放下即
是實際得
實際即是
真放下非
有彼此也
特特提明

觀空子曰。放下塵緣而後。覺有真實所在。不知如何。先生曰。如何放下。放下如何。曰。覺得意往下沉。便真實不虛。確有可憑。曰。非意也是心也。是知覺之心也。放下時。身又如何。曰。身與心等。曰。所得實際。放下後始然乎。抑放下即然乎。曰。放下便得。曰。君誠能放下矣。誠能身心放下。而非以意放下矣。但此間功夫。務要詳明切。不可以放下為功。以得實際為效也。當未放下時。塵緣疊起。乃知覺之心為之。

以意逐意
以心逐心
此中迷者
不少

及已放下後。則知覺化為真如。浮沉化為的確矣。是心也。在前如彼。便是輪迴種子。在今如此。即是仙佛根源。蓮池云。為魔為佛。只在一心。不信然哉。若以放下為功。以實際為效。未有不貪此實際。而只以一心覺照者。既另有一覺照之心。則所謂放下者。又復提起矣。何曾真實放下乎。況以意逐意。以心逐心。不但實際不得。即得之亦未有不蕩散者。故放下不得實際。固不是。即得實際而不知復放下。亦不是。何也。放下有得。斯固為菩薩道場。有得而泥於所。

重申前輪
迴種子意

重補前覺
照意說了
又說提了
又提割切
真擊

得則道場又變為魔窟矣。一個身心不放下，則萍踪無定。纔放下，則真體如如。萍踪無定者，此心真體如如者，亦此心。雖有動靜之殊，不過放下與不放下異焉耳。君等勿憂其莫定，亦勿望其如如。儘管一切放下，縱或動靜起居，難成一片，只要稍有靜定，便知放下。久久純熟，自爾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矣。書曰：安汝止，欽厥止。釋氏曰：慧而定，定而慧。即是此義。不然，功效之見既存，得失之心必出。得失之心一出，貪求之念即生。貪求之念既生，則放下塵緣。

此篇特特
發明知覺
真偽

以修真者，未有不反起塵緣以亂真也。欲靜轉動，欲純轉雜。烏乎可？吾故曰：切不可功效分之也。行真子曰：先生言放下之後，不可以心逐效。因效生心而放下後之實際，此心不能不知。豈非逐效乎？先生曰：悞矣。悞矣。放下便有實際者，自然之正覺也。若欲不知實際，何見須知向所言者，非放下而後之正覺。是得實際而後之貪心也。夫有實際，便有知。此乃因定而生之智慧。豈同於知覺乎？若以知覺求實際，此乃因效而生之貪心。豈同於

真知妄念
一一對勘
令讀者了
然易悟

左顧右盼
正是知覺
妄念先聲

正覺乎。况定中之慧原無知存。到此時自然而覺。故曰真知。若逐效之念。先有知見。未有得。便生擬議。故曰妄念。一因定一逐效。知之邪正。顯判於此。失之毫釐。差之千里。顧可忽哉。曰如先生言。因有實際而自知。則可未得實際。而想像則不可矣。曰然。曰此後又當何如。始能免此諸弊。曰不難也。如是放下時。儘管直去。切不可左顧右盼。想後思前。稍有曲折。曰何謂也。曰何謂也。曰如是放下。則無心矣。無心之際。慧自生焉。生慧而後。仍如初放下。知也由他。不

此段指明
真知自然
功用

知也由他。萬不可因有此慧。則從旁生念。以亂此放下消息。故放到忘乎放下時。不因面有助。亦不因無而忘。然後此放下者。次第而進。即次第而微。次第而定。即次第而安。以至無人無我無地無天。而入非非之境界矣。放下至此。身心無有。性命俱忘。雖有萬種塵緣。亦無從住脚。人心有不死者乎。道心有不生者乎。心死神活。正此謂也。總之放下二字。是無心二字註解。要得無無亦無。又莫入直而不曲。昔人云。學道如鑽火。逢煙未肯休。正此直入之義也。行

從一念之問推見無窮應用絕大見解

眞子嘆曰。旨哉言乎。簡切至矣。予雖不敏。請嘗試之。有妻死而無以葬者。來求貲助。眾皆矜憫。謀其濟之。先生曰。君等安知丐者非偽耶。復空子曰。丐者卽偽。我等憐憫之心自眞也。先生曰。然。君得之矣。孟子曰。可欺以方。難罔非道。此便是求在內不在外之義。若時防欺詐。心已外馳。則無主矣。由此觀之。吾人立身涉世。不有一定不移之理乎。曰。敢請妙義。曰。宇宙雖大。事物雖繁。吉凶二字。可以賅之。但吉凶二字。世人每平常畧過。今卽世情論之。富貴聲華。非

吉凶以道爲衡千古定論

世所謂吉者乎。貧賤夭折。非世所謂凶者乎。曰。然。推之刀鋸屈辱。一切逆情之事。皆以爲凶。可知矣。溫厚晏安。一切順意之事。皆以爲吉。可知矣。曰。然。然皆人情之常也。曰。雖係人情之常。却非吉凶正論。何也。天下之吉者。莫如道。凶者。莫如非道。一吉一凶。以道爲衡。而世人不之知也。惟君子獨明此義。惟道是從。若事與道遠。縱富貴聲華。一切順情之境。亦不貪求。以其凶。卽在富貴聲華中也。若事與道合。卽貧賤夭折。一切逆情之境。亦皆樂受。以其吉。卽在貧

賤天折內也。否或趨炎附勢。只圖目前。無論富貴聲華。未必卽如所願。貧賤天折。未必卽能可逃。卽此苟安佚樂。畏避艱苦心念。早爲天地所不顧。鬼神所不取。其凶爲何如哉。是故有道之士。以道爲身家。以道爲性命。道之中若有所圖。道之外一無所知。時而順也。道卽在順處。現出而不爲順。迷時而逆也。道卽在逆處。見來而不爲逆。困生可舍而義不可迷。故有殺身以成仁者。鼎可赴而志不可奪。故有殉難以全節者。豈矯情哉。正君子之趨吉處也。彼以爲

引古作
匪夷所思
然自是正
論

凶者誤矣。豈沽名哉。正君子之避凶處也。彼以爲禍者非矣。世有違道而趨俗者乎。君子深以爲不知避凶也。世有樂道而忘世者乎。君子未有不以爲能趨吉也。道在卽吉。道失卽凶。誠有一定不可移者。不見西山餓夫乎。當時吉在窮獨。故夷齊趨之。不見莘野耕夫乎。當時凶在桀廷。故伊尹避之。死諫之龍逢。佯狂之箕子。剖心之比干。竄吳之秦伯。諸如此類。誰非與道偕行。而善於趨吉避凶之傑士也。若夫楊雄之事莽。蔡離之從卓。一切違心害理之徒。當

君子儒小人儒止於此處分判

時未嘗不自許爲明哲而不知凶卽在所趨之內吉卽在所避之中卽或不無得意要不過一時世俗之樂烏知君子樂天知命之道乎諺云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自爲小人豈不信哉凡此皆由心無所主求在外而不在我也君等果能高著眼孔永遠如今日周濟丐者之明天下雖無處不凶却自無處不吉也不然雖朝夕憂疑億逆何異於身心哉此中理欲之防真有大吉大凶界限切不可認凶爲吉認吉爲凶而墮庸夫俗漢之見甘墮輪迴於不已

也。千真萬真。勿負空言。否則縱入西天佛國。亦是禽獸孽海矣。

清空子曰。先生言放下塵緣之義。屢矣。子等每有放下而著於放下者。有放下而仍未放下者。於卽是修之義。終不能得也。先生曰。君等猶未放下乎。猶未得放下而後之真意乎。皆由太用力而失之助。或太輕鬆而失之忘。故箇中消息。不現當前耳。殊知人生宇宙同一性天。卽同一真意。真意不得。性天焉明。卽如吾等相聚談心。不有興會淋漓。

助忘二字
真是害人
鬼遣之極
易化之極
難也

提出凡心
所以消滅
處

之時乎。不有塵緣極淡之時乎。不有彼此相忘儼在清虛
而一無所著之時乎。皆曰然。曰當與會淋漓時。凡心何在。
當塵緣極淡時。凡心何在。當彼此相忘儼在清虛。一無所
著時。凡心又何在。曰不知也。不知也。但覺此時有一片淋
漓景象。一點清空心腸。一個渾忘世界。若問凡心實不知
消歸何有。曰果不知乎。吾當爲君等言之。眾皆肅然起敬。
願樂欲聞。先生曰。當此之時。已無心矣。已無心於塵世矣。
一片淋漓之興。一點清淡之情。與夫彼此兩忘儼在清虛。

顯
越推越明

一無所著之景象。皆無非君等之真意也。曰此等真意從
何得來。曰無中得來。曰無中有此真意乎。曰無卽性體。性
自有真是真意也。卽性天之流露於當前者也。曰夫然。真
意原在性中。無俟他求矣。曰是也。誠在內而不在外也。曰
真意原一。何以淋漓清淡渾忘各有不同。曰非不同也。興
會淋漓與清淡渾忘之景象。雖各不同。其時心意皆同一
藹藹之機而已。藹藹者。性之妙也。性者。藹藹之原也。有此
藹藹。則性見。無此藹藹。則性亡。有此藹藹。所以與會淋漓。

寫出藹藹
真體
寫出藹藹
本領

而塵不染。有此藹藹。所以清淡無欲。而性自全。有此藹藹。所以人我兩忘。儼在清虛。而一無所著。切不可二而視之也。得此而後。不煩用功。不煩言道。且不煩放下塵緣。以尋真。但覺藹藹之意。常在胸中。藹藹之情。常在象外。行也藹藹。則行即有真。住也藹藹。則住即有主。坐卧有藹藹。則坐與卧自渾全而不亂。如琉璃有燈。八方自明。如太極在抱。萬邪自息。即其大而言。天壤一藹藹也。即其微而論。一物一藹藹也。藹藹之慈。有如和風甘雨。觸物則生。藹藹之剛。

指出藹藹
造詣

不啻夏日秋陽。大地皆透。仁敬孝慈。妙有無方。皆由藹藹而生也。家國天下。遠近不一。皆由藹藹而治也。佛法如天。不能外藹藹而有慧。道妙似海。不能離藹藹而有真。溫良恭儉。孔子之藹藹如揭。過化存神。孟子之藹藹可推。是藹藹也。真徹始徹終。徹內徹外。三教同源之命脉也。吾今開此朗朗法門。道此堂堂心印。願君等從此直去。無復遲疑。雖大道淵深。莫測底止。而此藹藹一意。却無天人之分。聖凡之別也。跳脫紅塵。非此不能。頓入清空。非此不能。為天

藹藹有心
性之別心
之藹恐落
知覺并非
藹藹真體
必從性中
見得方爲
真實不虛
故能散見
無窮

地司造化爲古今立綱常亦非此不能成已成人卽在此
物壽世壽人亦在此物切勿平常置之以誤此真也
朝陽子曰昨聞先生真意卽藹藹藹藹卽真意之言當下
儼然在卽自信不疑久又間斷何也先生曰真意原無休
息意者君猶未得真詮乎盍將所得爲予証之曰一點慈
懷勃勃莫禁世淡情真悠然意遠曰君等之藹藹僅心耳
宜乎暫而不久不能隨處皆見藹藹也曰然則藹藹之義
不僅慈懷乎曰然夫藹藹者性之德也心之良也逐處不

藹藹發見
又有內外
剛柔之不
同非箇中
人不能道
隻字

能無心卽不能滅性不能滅性卽不能無真意不能無真
意則藹藹之散見也無窮曰誠如斯言吾等於藹藹之義
僅見一端祈先生再爲詳道曰性雖無二本心雖無二用
而動靜起居抑揚升降勢又不能一轍是以藹藹之真內
藏諸心則爲方寸之藹藹外見諸情則爲流行之藹藹當
其慈悲一團不喜不怒生矜生憐此真意在內之時也或
發爲悲歌或常懷拯濟我則若南海之觀音普度無窮若
從容一片觸境生憐見物生喜此真意流露之時也或傍

無作為一
語是認藹
藹要訣

花隨柳。或弄月吟風。我則如出塵之高士。隨緣度世。至若
精神陡長。塞滿乾坤。此真意洋溢之時。或昂頭天外。或俯
視人間。我則象金剛之瞋目。降萬魔而不勞心也。若私居
獨處。不染一塵。正襟危坐。不起一念。真如蟬滿。無相昭然。
此真意團聚之時。或機若雲停。或情如水止。我則效菩薩
之低眉。歷萬劫而不起座也。要之一箇真意。時溫柔。時和
賜。時剛大。時恬靜。情雖不同。而毫無作為。則一也。故藹藹
之狀。隨在皆見。隨地而生。不因內外而有增減。不因收放

并無間斷
方是真性
本體藹藹
來由劃斷
塵緣始得
故曰在彼
不在此一
語結明

而有異同。雖心情神氣似有不同。究之言心而情與神氣
在其中。言情而心與神氣備於內。不過欲分明此旨。不得
不卽所發見而名之耳。真意藹藹。藹藹真意。要無非本我
自然之天性。見我自然之良心。而流形於行止坐臥之間。
如溥博之淵泉。無時不出也。我縱間斷。又從何處間斷耶。
曰。真意如此。則不煩人事。而自無休息矣。曰。又非也。予所
道者。乃塵緣劃斷。而後之天真。非塵緣未去以前。卽能如
是也。果能擺脫無餘。清淨無礙。此藹藹真意。方能自然周

極力排之
掃去一切
私見直待
默然無語
時始徐徐
致問天然
真機不覺
應聲而出
故前路持
以序明非

流不息無勞君等過慮耳諸友於是豁然曰唯功夫原來在彼不在此

先生見諸友未能了徹解脫清淨之旨因問難之下極力排之眾皆默然無語有頃徐徐而問曰君等此際塵緣已了乎道見已窮乎未審此默然無語時究竟有此見聞否光風子曰塵緣已忘道見已盡見無所見聞無所聞曰無所見聞試道景象如何曰並無景象從何而道即道亦多言矣曰姑坐閒談何礙曰我於此道即無我見外無物見

作默染也

眼前即是
騎驢覓驢
說破今人
噴飯

一片清淨景象恍在羲皇所云穆穆肅肅此其似之先生顧問眾人曰皆然乎曰然曰皆無見聞乎曰然曰既無見聞何以有清淨羲皇之說穆穆肅肅之言耶光風子曰先生云姑坐閒談故亦姑應之耳然則君等皆虛語乎眾曰非也其景象實有如此曰此意目見之乎耳聞之乎亦幾經思慮而後有此說乎曰有如此意便如此言何敢誑語先生大笑曰既無見聞猶能真實不虛如此非即君等之真意乎且知其穆穆肅肅益非思量非即君等之藹藹乎

了徹語何等
等提便

再爲指陳
一遍不覺
耳目一新

試問來日用功特求真意且特求藹藹曾見及此否諸友
同聲鼓掌曰然然此誠真意也此誠藹藹也此誠不煩人
事而自真意藹藹藹藹真意也先生屢言放下塵緣卽是
修我等不得其旨卽著一放下之見故於卽是修之義終
不了然今而後知得塵緣是塵緣便是放下矣且知無塵
緣自來無塵緣便是卽是修矣先生曰善哉善哉彼此徹
矣紅塵從此斷清淨從此來矣不煩參悟如來卽在當前
不煩培修妙諦原來如是一朝掃去萬古塵埃一時醒悟

平生夢寐所謂水斷蛟龍陸刺犀象之慧劍固如是也知
得此旨修亦無可修養亦無可養助亦無可助忘亦無可
忘子嘗謂朗朗法門非此解脫之旨乎堂堂心印非此清
淨之義乎本來面目今誠見之當前圓滿報身今誠得之
平常矣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有不無卽有卽無此中消
息誠有真實不虛不可以恍惚杳冥抹煞如此者諸友皆
大醒悟遂相誓永不入夢且曰承先生指引徹此禪關真
是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先生曰自今以往諸君猶願常居

重禱倒問
今人追念
前路有不
堪回首者
矣

引經作証
可見所得
真實不虛

紅塵否曰不也猶願直上清虛否曰不也猶願成仙成佛
作聖作賢常住梵天永証虛無而著不去不來之見否曰
不也不也不生此等見以再入塵俗也夫客緣未了固屬
凡夫道見未忘亦是俗漢仙佛聖賢等念亦是生生死死
人人我我是是非非去去來來之人心世尊云一切有為
法如夢幻泡影如露又如電當作如是觀我等醒此大乘
所以決無如此妄念也先生曰然明得金剛之義矣經云
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今信之否曰信曰又信以三十

反復再問
今人恍惚
迷離東西
莫辨及與
指明原來
如此不覺
掃盡雲烟
青天頓現

如何供養
供儀如何

二相見如來之言否曰不信曰據君所見豈非以無相而
後可見如來乎曰然曰既有此見便是以無相見如來既
以無相見如來不又著空乎既是著空則是有所著而生
其心矣經云無所住而生其心且云如來無所說法義又
何說諸友曰嗟此經悞我幾墮於有見無見有相無相中
矣吾今將焚其經廢其說以免悞我將來曰無須也能作
如是說即是能謗佛以成佛毀法以成法者經云若以如
來有所說法是為謗佛不見如來正是此旨何勞焚之廢

道者知之
聞者知之
後之讀者
則茫茫矣

今人只知
談無極而
太極太極
生兩儀似
乎既生之
後遂有此
無彼即回
想彼處亦
無所置啄
得此一辨
可謂再閱

之乎。諸友又鼓掌曰：如是如是。此經妙諦，無復疑矣。吾等又當供俸如佛塔廟矣。先生曰：然，然，不妨供養此經，以免再入紅塵。

先生曰：君等窮理有日，請問太極中有兩儀否？曰：有。曰：除却兩儀外，有太極否？全真子對曰：除却兩儀，即太極也。曰：除却兩儀，太極在何處？曰：太極本無極。既云無極，則無方所矣。有甚麼處可尋？曰：無處可尋。太極不已荒渺乎？曰：似也。曰：既屬荒渺，則子之求真求太極，是求荒渺矣。既求荒

天地矣

層層翻駁
明白乃知
太極兩儀
是二是一
是一是二
前人太極
圖說不可
跋及矣

渺則子亦荒渺矣。猶得謂之真，既然非矣，何以見太極之功用無爲之有爲耶？莊子云：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然則此言非歟？全真子不能答。先生復曰：君等如何？眾皆默然相視。先生曰：噫，此處不明，則所言解脫之門、清淨之路、浮泛無憑矣。夫太極之不能無兩儀，猶性天之不能無動靜。若以太極兩儀爲一事，則易不云太極生兩儀矣。以爲太極兩儀是二事，則大道豈有二本乎？故言太極須知太極之兩儀，言兩儀須知兩儀之太極。且當知無時不

千古智愚
同生同死
茫不自知

此處不明
何異外道

見兩儀即無時不見太極。無時不見太極。又無時不見兩儀。而後兩儀在太極之中而不混。太極在兩儀之內而不淆。不然。天地開闢以來。但見時行物生。誰知太極爲之主。人自有生而後。但知起居動靜。誰知性天爲之主。見萬物而不見太極。是與物俱流也。知作爲而不知性天。是隨情而蕩也。將靜中以求性天乎。已著靜見。將動中以求性天乎。已有動情。且也。去塵便有去塵之見。求真便有求真之心。何時始能解脫。何時始能清淨乎。縱兩見俱除。聽其自

提出主腦

無心可以
賅太極兩
儀之全此
義篇篇皆
有故只籠
說其故

然。又未有不落於泛濫無歸者。將如何而後可。眾皆不得其解。同請所以。先生曰。豈難事哉。吾言之久矣。太極無形象者也。性天無作爲者也。既無形象。而以形象求之。則遠矣。既無作爲。而以作爲求之。則悖矣。既悖且遠。將從何得此實義耶。不過曰無心而已矣。曰無心即可備其事乎。曰天地以無心成化。聖人以無心成真。行能無心。天性即於行處見。住能無心。天性即於住處全。坐卧能無心。天性即於於坐卧處形。其妙推之。語默取舍。一切世情。皆可以無心

無心即可
以見有主
篇中不說
有主恐有
主見以無
心則無心
即非天然
即不得其
主矣此說
法而杜弊
之至意也
二弊俱無
非有主乎
然一有主
見則非也

而全其天性也。曰：逐處無心。天性自見。有如萬物可以見。太極斯固然矣。敢問無心之中。猶有主否。曰：既無心矣。何主之有。曰：不流於泛濫乎。曰：泛濫者。萬象未空。隨物而流。至若無心。已且忘矣。外物何知。既無外物。泛濫何有。曰：不又流於枯寂乎。曰：枯寂者。先有萬物皆非之見。而後強入虛無之謂也。茲則無取於物。亦無舍於物。既無取舍。即無是非。既無是非。並不寂滅。何有此弊。曰：先儒云。方寸貴應。應則有物。所謂有物。即有主矣。此說非歟。曰：不然。所謂無

申明不言
有主之故

仍從無心
發明從此
細勘主在
何處乃知
不言有主
而第言無
心之妙用
妙旨也

心非無主也。乃無心而後自然有主也。曰：方言無主。又云有主。不矛盾耶。曰：非矛盾也。先生有主之見。以求無心。則心必不能無。吾所謂無主者。恐著有主之見。以求無心也。曰：如此。則仍是有主矣。曰：君但無心。主之有無。且不必問。曰：先生何妨一言以釋羣迷。曰：君能無心。萬緣俱寂。萬緣寂後。一真自明。自明者何。非所謂藹藹乎。然特無心之妙耳。非所謂從容乎。然特無心之形耳。非所謂無障無礙乎。然特無心之圓通耳。非所謂不動不靜乎。然特無心之一

申明立說
全旨

大道非語
非默故即
言默可以
得其真詮
此非箇中
有之則落

義耳。非所謂有想無想。非語非默乎。然特無心中之氣機耳。總之一說無心。萬態俱消。眾理自備。縱有莫測之天然。皆是無心後之枝葉。吾所以曰。子但無心。莫問前程主之。有無姑且聽之也。諸友得此肯要。於是皆知全此天性以外。絕不起一塵。

覺空子問曰。大道無方所形狀。擬議既難。作為不可。不將流於茫蕩杳冥乎。先生曰。大道雖不可擬議。作為然未嘗不可以言默發其真詮也。曰。若然。請即廣為天下後世啟

邊際默則
著色相篇
中為言為
默處。應指
天道真宗
如繪水繪
風。真是傳
妙手

寫出無方
所實義

此方便法門。曰。所謂無方所者。非無邊際之謂耶。無形狀者。非無色相之謂耶。曰。然。曰。今有人以為道必倚東。信否。曰。不也。道必倚西。信否。曰。不也。道必倚南。倚北。倚上。倚下。信否。曰。不也。不也。道原無倚也。是倚也。非道也。非無倚之道也。曰。六合皆無所倚。中可倚乎。曰。中亦不可倚也。倚中與倚六合無異也。曰。然。道原不可倚。實亦無可倚也。彼有以倚為道者。皆知覺之心為之也。所以曰。道無方所。又有。人指精為道。指氣為道。指神與身心為道。又信否。曰。氣非

寫明無形
狀實義

道也。精非道也。神與身心皆非道也。何也。道雖有精氣神與身心。却不可即指精氣神與身心爲道也。曰然。此僅精氣神耳。知覺形色耳。烏足以爲道。然則指虛空以爲道。信乎。曰此特虛空耳。豈可以言道。曰然。色固非道。空亦非道。有如是也。設指色以爲道。僅色人耳。指空以爲道。僅空人耳。烏能知得非空非色之大道。所以曰道無形狀。覺空子曰。雖然。究竟道中妙義。敢請再爲詳道。曰君今倚東西否。倚南北否。倚上下與中否。曰不也。余雖不敏。何敢有所倚。

虛托言不
足以形方
所形狀

虛托默不
足以形方
所形狀

以悞此生。曰除却六合與中而外。終無倚乎。若以爲有更從何處著脚。若以爲無。何以不至杳冥覺空。此時若欲有言。而終無所言。先生曰。今有精見否。氣見否。神與身心見否。虛空遙遙見否。曰無也。余雖不敏。何敢有此俗見。以悞本來。曰除此空色諸見而外。即無見乎。猶有見乎。以爲無見。必入杳冥。以爲有見。見個甚麼。覺空子若有欲狀。而不能狀者。然。先生曰。君欲言之。以盡道乎。曰然。曰今不能言。將欲默然。以形道乎。曰然。曰究竟爲言爲默。曰欲言言不

種和山...
足以盡欲。默默不足以形。此中微旨。實有付之無可如何者。曰。吾代君言可乎。曰。可哉。曰。君以道無可倚。卽如目前。除却六合與中而外。猶有倚處否。曰。有。曰。有個甚麼。曰。有箇不倚東。不倚西。不倚南北。上下與中處也。曰。究竟何處。曰。卽是不倚處。先生鼓掌大笑曰。然。然。卽是處也。卽倚是無方所之處也。豈杳冥哉。豈誑語哉。如是如是。君知我知。誰云不倚。誰云有倚。此誠可以爲天下告者矣。由此以思。除精氣神身心虛空而外。有見狀否。曰。有。曰。有是何狀。曰。

無形狀之
形狀脫口
如生

引六祖語
註明真宗
實義
從默處見
道從無字
句處傳道

有個非精。非氣。非神。非身心。非虛空狀也。曰。究竟何狀。曰。卽是無所見狀。先生又大笑曰。然。然。卽是狀也。卽見是無形狀之形狀也。此誠不因有住而住。不因無住而住者也。豈憑空擬議哉。豈高談玄妙哉。如是如是。君有我有。誰云有見。誰云無見。此誠可以爲後世狀者矣。由此想來。道無方所。却有定位。道無形狀。却有法身。六祖云。本來無一物。此卽無物之本來實際也。覺空子曰。言足以盡道。今於先生見之矣。敢問默亦足以盡道乎。先生不答。又問又不答。

慙慙如見
然知之者
鮮矣
一結尤悠
然不盡覺
大道在不
離不即之
間亦啞然
而笑也

覺空子欲窮其義。由再問。以至數十問。但見先生起居動靜。毫無定所。兩耳若聾。兩目若瞶。竟忘乎覺空子有此一問。而終無所答。覺空子於是若疑若信。似悟似痴。啞然而笑。悠然隱几而卧。

先生問全真子曰。近日所得如何。對曰。似有心得。曰。何得也。曰。內不在身。外不在物。且不在空。有一明明白白實實在在。在處子。確然自信不疑。曰。明白實在而外。有一信心乎。即此明白實在而信心乎。且明白個甚麼。實在個甚麼。曰。

我信此明白。却明白自信。信此實在。却實在自信。非有彼此二物也。曰。於雜念生時。如何。曰。明白實在處。自知自覺。曰。雜念息後。又如何。曰。依舊一明明白白實實在在而已。曰。子得本來心體矣。以後須勤勤加勉。急急用功。勿負此光陰也。曰。如是而後。猶有功用。有力可勉。有心以惜光陰乎。曰。噫。是何言。吾特言勤勤急急者。是為君對症發藥也。既得此明白實在地方。果能時時護惜。不至一時間斷。抱如雞卵。養如龍珠。如珠之附繭於臍間。鼈之伏子於彼。

此擬親切
了當

岸坐也。若有所思，卧也。若有所見，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不
啻捧玉持盈，惟恐些微放失。此寶則碎，此水則傾。縱或游
思雜念，不免紛飛，不過不使他污染此寶，墮入此水而已。
豈可棄手中貴重活潑之物，驅彼些些之塵垢乎？又豈可
卽以手中貴重活潑之物，驅彼些些之塵垢乎？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蓋古之善於存養者如此。若念
生慾起，便向外馳逐，何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哉？况小心
翼翼，佛已登堂，縱有千廩萬狀，縈繞其間，終必拱手皈依。

不惟不必棄絕，且不必過於知覺也。無亦何妨，有亦何妨。
退修文德，所以蠻夷率服也。曰：然則一切妄念，皆可聽之
乎？曰：當妄念起時，知其爲妄念否？曰：知。曰：既知，猶以妄念
爲是否？曰：既知其妄，豈猶是之乎？曰：既知不是，則此妄念
已出諸大門之外，而不能入室矣。何事勞心勞力以棄絕
之耶？然則所謂靜有存，動有察者，非歟？曰：靜有存者，不過
明白實在之地，不使其間斷也。動有察者，不過內察我明
白實在之地，曾爲塵緣雜亂否也。若此信心處，未嘗稍間。

問者性情
率易故特
以勤勤急
急告之誠
恐聞者過
於認真以
致滯著故
於此提明

種相心法卷上
不言存而自存矣。何須另用一番心力以扶助之耶。既知此物未嘗雜亂。則不察而已察矣。何須另用一番心力以驅除之耶。此雖極切極密功用。却係至常至便途程。以為此屬易事。勢必流於泛縱。固不可以為此實難事。心必過於拘束。又不可古所謂嚴立課程。寬著意思者。正此之謂也。勉之勉之。此係學道人終身成敗所關。不可泛泛混過。覺空子曰。師與全真子言者。非即菩薩座乎。先生曰。然。此真菩薩座也。曰。大道非有非無。今為此說。不落於有乎。曰。

非有非無
兩路夾寫
菩薩此座
朗若列眉

然。此真如實地。原來非無也。曰。我等得師心印。先生指明固悉其指。五百年後。人不將以形色疑之乎。曰。吾言有者。雖云菩薩。却非菩薩。是名菩薩。此座亦然。何得以色相疑之。曰。既非形色。所謂有者已無矣。豈果有乎。曰。然。真如實地。原來非有也。曰。我等與先生同學講明。無容過慮。五百年後。人不將以虛渺疑之乎。曰。無所謂無者。並非恍惚杳冥。枯木死灰之謂也。何得以虛渺疑之。曰。既非有非無。敢問菩薩此座。此座菩薩。究竟何所取義。而後言有而不落。

於色言無而不落於空。曰菩薩者本來面目也。菩薩座者本來面目之實地也。知得本來面目並不虛渺便是菩薩座。以為有乎却無色相以為無乎却非虛空。惟當局者自信其菩薩此座而非無亦惟當局者自信此座菩薩而非有也。彼以有為言者吾知其所言有者是有也並非菩薩此座也。彼以無為言者吾知其所言無者是無也並非此座菩薩也。何也。此座菩薩菩薩此座在有無而外却非有無也。曰有無之中猶有此菩薩座否。曰有。曰既有矣何以

層層挑剔
醒豁之至

指出此際
功大誠非
局外所能
知也

在有無而外。曰在有而不泥於有。在無而不拘於無。覺空子恍然曰。原來此座菩薩菩薩此座。雖在有無之外。原即在有無之中。在有無之中却常在有無之外矣。生先曰。然。然。此座菩薩原來如是。菩薩此座原來如是。君但如是。不必言菩薩菩薩常在供儀之中。不必言此座此座常在真如之內矣。此中妙義真有難為外人道者。言已長嘆而作。曰菩薩菩薩此座此座。煉氣子曰。古有誦彌勒下生經者。或別之曰。天上無彌勒。

彌勒下生
實際真情
數語寫出
是由筆妙
亦由義妙
故成此妙
文

地下無彌勒。究竟彌勒在何處。先生曰：君問彌勒須知下生之義。始得。曰：何也。曰：彌勒不下生。從何得知得見。曰：既云天上地下皆無彌勒。猶得云下生乎。曰：惟其下生。所以不在天上。不在地下。曰：天上地下都無彌勒。下生何處。曰：正在何處。曰：究竟何處。曰：卽究竟何處也。曰：不解所謂。曰：不解彌勒乎。不解下生處乎。曰：俱不解。曰：君旣不解。猶思解否。曰：惟其不解。是以求解。旣是求解。豈不思解。先生鼓掌大笑曰：彌勒下生矣。眾皆茫然。先生復笑曰：彌勒下生。

當前矣。眾仍茫然。先生曰：我之彌勒下生。君等不見。豈君等之彌勒下生。自亦不見乎。諸友亦茫然。不知所指。先生曰：坐。吾爲君等道之。諸友圍坐當前。豎眉側耳。若持滿弓。矢將欲中的者。然先生曰：君等此時有知乎。無知乎。有見乎。無見乎。皆應曰：無知。無見。曰：無知。無見。何揚眉瞬目。持滿如是。曰：將以求知也。將以求見也。曰：欲求知見之心。雖不可以爲有知見。若以爲無知見可乎。曰：不可。雖無知見。存。已有知見機勢。曰：有知見機勢。卽以爲動也可乎。曰：非。

答語處處
描出一彌
勒影子却
毫不漏洩
妙筆妙文

動也。似動非動也。曰：以為靜也可乎。曰：不可。靜而不靜，勢已勃然矣。曰：君等如此。此點真意。以前有乎。以後有乎。曰：前也無此。後也無此。曰：既非前後，又非動靜。且非有非無。由此觀之，彌勒何時下生。彌勒下生何處。當必有默會其旨者矣。眾省曰：然。然。無惑乎。彌勒非動也。彌勒非靜也。彌勒非有也。彌勒非無也。彌勒非內。非外。不在天上。不在人間。不在以前。不在以後也。天地之開始於彌勒。日月之明始於彌勒。四時之序始於彌勒。萬物之生始於彌勒。非彌

處處從彌
勒下生真
際指問

勒則天地無由開。非彌勒則日月無由明。非彌勒則四時無由序。萬物無由生也。但彌勒之靈妙如此。其奇。彌勒之往來如此。其速。彌勒之形狀如此。其神。彌勒之權衡如此。其專。敢請如何始能長養此不二之物。長有此不測之原。曰：不知也。不知如何而後能長養此不二之物。長有此不測之原。曰：既承指引得見此佛。設不發大慈悲。詳為解說。終負指引之意矣。曰：彌勒果有乎。曰：無也。彌勒果無乎。曰：有也。彌勒果不有不無乎。曰：非不有不無也。曰：今求養彌

以如何二
字描寫
勤神情工
趣通尚還
真

勒之見有乎無乎。非有非無。卽有卽無乎。曰非有也。非無也。非有非無。卽有卽無也。曰以此知見彌勒尸骨且朽矣。猶得云養彌勒乎。曰不可以有求。亦不可以無得。敢問當如何。曰爾自思之。當如何。曰原不知當如何。所以特求指示其如何。曰君旣不知當如何。又何必問我爲如何。曰何也。曰我自得意師真傳。懵懂一生。含混半世。益不知其爲如何。且不知其爲如何。而更當如何。於是無如何之中。時有如何之意。有如何之意。時在無如何之中。不知不覺。遂

妙想妙聞
非此旁觀
不能烘出
彌勒真面
目托出彌
勒下生大
精神

成一彌勒世界也。已時有禪客在坐。笑而問曰。先生喫飯乎。曰喫。穿衣乎。曰穿。曰如何喫。如何穿。先生大驚曰。予懵懂一生。含混半世。却未嘗細究如何穿衣。如何喫飯。而自然穿衣喫飯。自幼至壯。以至今日。子問如何。我亦只覺無可如何。而自儼然穿衣喫飯也。曰先生穿喫。且不知其爲如何。則天如何開地。如何闢。日月如何明。四時如何序。萬物如何生。猶得知之乎。曰未嘗知也。而亦未嘗不知也。曰穿喫且不知。烏知天地之造化。曰誰云不知。曰先生適所

言者非耶。曰未也。曰然則何不直道。如何穿衣喫飯。曰言之悉矣。子猶未聞乎。曰何言之。曰衣如何穿。飯如何喫。天地如何開闢。日月如何光明。四時萬物如何序與生。言已良久。禪客終不能解。灑然而去。先生嘆曰。不曰如之何。如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諸友於是悟得如何之旨。以後同一懵懂。不知其爲如何。不求其爲如何。而各相安於無可如何。以終老於無何有之鄉云爾。

結出彌勒
下生全旨

光風子曰。彌勒下生之義。已聞其妙矣。但此彌勒於閒居

此段虛虛
寫個影子

獨處便能朝禮。於應事接物。每難皈依何也。先生曰。知彌勒之義。而不知溫養之道耳。曰何謂溫養。曰溫養者。不著於彌勒。自能醞釀彌勒也。閒居獨處。不倚不住。故能一片神行。含蓄於方寸之中。卽應事接物。不悖不流。亦能神行一片。渾融於神明之際。覺空子曰。其義云何。曰形雖有動靜之分。養却無動靜之別。當此之時。恍在心目之間。雖無所見。而却有所見。儼然憑依之地。雖無所聞。而却有所聞。儼然者如此。茫然者如彼。不思却思。無得有得有如是也。

三教本源
同揆合轍

覺空子曰。然我於此際。兩相知而兩何所知。兩相照而兩何所照。是否溫養之義。曰。彼此關照。人神相通。可為溫養之法。而未盡溫養之妙也。曰。敢請妙義。曰。君欲聞溫養之妙乎。欲妙溫養之功乎。曰。我雖不敏。願進一程。先生曰。彌勒者。如來之別名也。天地有此。則為初開之混沌。民物有此。則為初生之本來。吾儒設教。於此義。曰。一曰誠。曰天道。曰性道。太上設教。於此義。曰。月窟。曰天根。曰元始。曰靈寶。世尊設教。於此義。曰。如來。曰菩提。曰真如。曰彌勒。皆無非。

玄關先着
全在此時
此意得真
以下功夫
如推順水
舟矣

此不二之物也。散滿人間。則無處不在。無物不有。退藏於密。則天上不見。人間不聞。所謂陰陽莫測其妙。天地莫喻其機關者也。今為君等詳道之。當其退居無事。萬緣俱淨。一念不生。時雖未入妙。而天地歲時。山川景物。早已悠然忘之矣。即此忘世之時。塞兌垂簾。平心細氣。微微將全體一齊放下。神也如倦。氣也如絲。心也入水。意也如愚。奄然不知所之。確然又有去路。以為醒乎。過去固不知矣。以為夢乎。來路猶可覺焉。恍若將寐未寐。儼然有知非知。雖不。

彌羅無上
妙有玄真
恢漠神通
清微境界
曲曲寫出
的的傳明

泥此却不離此。雖未離此却不迫此。一刻乎半刻乎。一時乎半時乎。倏焉撒手懸崖。與此不離不即之境。似知非知之地。化成一片。合作一團。不啻水月交輝。而無水月。水乳交融。而忘水乳。無邊際。不必尋邊際。若有宏大之見。則散矣。甚細微。不必疑細微。若有莫測之知。則紛矣。極真實。不必著真實。若有落點之見。則淆矣。了了焉。非知見昏昏焉。非糊塗。以為明耶。却暗甚。以為實耶。却虛甚。以為有耶。却無甚。以為微耶。却顯甚。忘而不忘。存而不存。得而不得。識

補明救弊
功用否則
誤我兒孫
矣

而不識。晃朗太玄如是乎。我却洞中玄虛也。天地自然如是乎。我却與道合真也。身當此時而無身。渾元即身也。心當此時而無心。渾元即心也。神當此時而無神。渾元即神也。意當此時而無意。渾元即意也。其或心生此際。若將有知。速速轉念可也。豈可聽此野猿跳蕩。擾我乾坤。其或情出此時。若將有覺。輕輕勘回可也。豈可任此劣馬奔馳。破我混沌。如是如是。常常如是。自然定歸大定。靜歸大靜。復還盤古未生以前之太極。而為再生天地。重整乾坤之如

憑空描寫
神情前幅
工夫愈覺
微妙

來彌勒之元始靈寶之性道。天道也。雖然此中微妙不可
言罄。聊即口能傳。意能會者。為君等搭一緩步雲梯耳。意
外之言。言外之意。神中之妙。妙中之神。實在君等心體而
心會之也。多言何益。為之歌曰。西湖水滿忘西湖。夜半晴
天似有無。孤舟獨臥寒江內。神行一片滿方壺。象天天不
見。察地地已無。忽然鐘聲敲古寺。乾坤搖曳實也。虛君請
睡莫模糊。更莫問君家何如。上古家園今不遠。輕舟穩坐
上皇都。星已杳。月已無。依樣便是舊葫蘆。無窮歲月任君

居待到子時天破曉。花滿青山水滿湖。

雲裳子曰。先生昨所發明。功太細微。義太精妙。不能深體。

惟目下所見。恍在目前。非無非有。因與不即不離。不知是

否。先生曰。功之是非。且勿論。即君此間。離道遠矣。曰。何也。

曰。本來性體。原無有物。故無容理會。若理會而後有。則是

自外來矣。猶得謂之本來乎。正是畫蛇添足也。已曰。不理

會。功何由進。曰。功之進與不進。在欲之除與不除。君發願

一切塵緣。誓不再染。萬般妄念。誓不重生。果能心不外染。

此章特為
刻意求學
而不知克
己誠身者
立說非故
與前說相
反也

一無所倚念不内生毫無所見則人欲日潛日消外物日遠日淨天理有不日純日熟者乎夫一時無著便是一時天真一刻不染便是一刻天性由一刻以至刻刻由一時以至時時斷了又續續不使斷忘了又存存不再忘進寸得寸進尺得尺則所謂常惺惺者自然不復夢夢矣切實功夫莫加於此冥心靜坐何爲哉今而後儘管整頓精神猛施鞭策即將發誓願時精神發誓願時剛斷拿在手中服膺勿失務要做個一息千古的手段一時終身的丈夫

學者只知以參悟修養爲功不知如此切實存省察卽是至誠盡性爲成道立德

決不稍寬寬則便是欺已決不再緩緩則便是欺心姑勿問蒼天容我否羣師悲我否諸天仙眾列地神祇鑒察我否但捫心自問當初發願時如何如今守願心如何反覆詳察前後細想稍有差池背謬便是自甘墮落自入沉淪猶待彼蒼問罪列師痛責天地神祇處治乎早已不堪自問矣如此朝乾夕惕日就月將不肯放鬆一點稍寬一刻負我初誓初願則不必言功用而此一點真精神真力量未有不結聚而成丹者矣這付鉄打心腸堅貞氣概未有

根本

不冲開鴻濛。掙出世界者矣。孰能禁其飛騰變化哉。勉之。勉之。願與君等破此鉄圍城。過此火燄山。而同登彼岸也。家屋成敗。劫運去來。此身生死。等等念頭。從此一刀兩斷。誓不重與君等提起。此心此志。悠悠蒼天。

真空子曰。先生言欲必靜而後理。乃純固萬古學道通義。但時防私欲。此心不已。縈繞無休乎。曰。所謂內不起一念。外不染一塵者。非縈繞不休。不過心要常惺。不使欲勝耳。曰。不使欲勝。非時刻提防乎。曰。非隄防也。心燈不滅也。果

曰見克復
天下歸仁
神妙如此

此解的確
不移

能正覺常明。隨時護蓄。如風前之燭。則一切塵緣。自然消滅。何縈繞不休之有。曰。不與克己之義相背乎。曰。心燈不朗。正覺不明。一切私欲。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所以欲求復禮而不能。誠能心如太虛。空明廓徹。懸於兩大無際之間。則我見自除。我見既除。則人見。物見。種種雜見。自冰消瓦解矣。克己之功。正當如此。何云背耶。曰。先賢謂克己如克敵者。非歟。曰。已即私也。克己勝過私欲之謂也。不曰去而曰克。其中早已有勝之義。豈臨時而後爭勝負乎。丹書曰。

此段當與前篇彌勒玄關口訣參看乃得其毒前一段非此不知所養何物此段無

敬勝忘者吉。理勝欲者昌。卽此義也。曰：已克而後。又當如何用功。曰：善哉。問：已克則欲寡。欲寡則理純。當其時卽以所得理純之意。時時調養。煉如堅金。直有顛蹶不破之勢。此便是一無所有之純陽也。以此純陽。再加功養。養到十分純熟。雖有塵緣。不能間斷。而後卽以此意。退藏於一無所有之際。且能自信。一無所有之中。而此意猶存。於是復以猶存之意。無之又無。下窺一無所有之純陰。兩相喜慕。漸近漸親。愈親愈近。親近之極。亦不自知。有意無意。使覺

前不知功養精微

有一純陰之意。以相投自然。此不著乎。此者。彼亦忘乎彼矣。彼忘乎彼者。彼亦不著乎此矣。彼此兩忘。如水投水上。下相混。以風遇風。不知不覺。劃然陶然而成一無天無地。無人無我之世界焉。邵子曰：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義正如此。曰：功夫到此。固是大定大靜。未知不到此際。可以言道否。曰：千古心法。以此爲歸。不能稍易。孔子不到此。不能絕四。顏子不到此。不能如愚。太上不到此。三元不能混。世尊不到此。四相不能空。此乃太極之樞機。造化之斗柄。

提醒毛病

也。設欲寡而後即不進步。便是一陽在天。有如剝卦。終不能一陽在地。以復天地之心矣。自古真修。未嘗無人。而到此每每止步。此所謂望道而未之見也。惜哉。君等素具慧根。盡從此奮進一步。務使此一無所有之純陽。與彼一無所有之純陰。兩相交融。合成一片。而後兩儀盪成一太極者。太極從此成圖。而開天也已。謹記勿負。此係性命成團。元始復生之要義也。

光風子曰。彌勒之義。平日固當純熟。未審事至物來。彌勒

能現身說法否。先生曰。平居無事。彌勒則爲清淨法身。事至物來。彌勒則千百億萬化身矣。若不能說法。何以見彌勒之神通。曰。無事非靜。有事非動。今云說法。彌勒不亦動乎。曰。非動也是彌勒之靈明不昧也。當無事時。彌勒無有其靈不見。如鏡在匣中。及事物當前。靈明朗徹。是非得失。成敗利鈍。莫不畢現。箇中非彌勒動。是事物有是非得失。成敗利鈍也。曰。彌勒知乎。曰。何知何不知。曰。此時無知。則彌勒無靈。此時有知。則彌勒已動矣。曰。事有是非得失乎。

正爾鄭重
說理忽然
插入此間
幾似不情
待細細推
出原委彌
勒說法之
義笑口而
破真是廣
長舌善於

彌勒有是非得失乎。物有成敗利鈍乎。彌勒有成敗利鈍乎。曰：有者事物。彌勒則無也。曰：彌勒既無，何得以動名之。曰：因事物之是非得失成敗利鈍而流，故謂之動也。曰：君在家常窺鏡否。曰：窺鏡。曰：家中老幼常窺鏡否。曰：窺鏡。曰：君窺鏡如妻之嬌容否。曰：不如。子女窺鏡如父母之老邁否。曰：不如。曰：裙釵仍裙釵，鬚眉仍鬚眉，嬰孩仍嬰孩，白首仍白首，何以不能一例如是。曰：人有不同故也。曰：然則人有不同乎。抑鏡有不同乎。曰：人不同，非鏡不同也。曰：夫然

說法也

則鏡固未嘗動，而人之自照自動也，可知矣。今彌勒之義，卽如子之鏡，彌勒之靈，卽如鏡之光，事物雖萬有不齊，鏡光則無不因物而付，物豈得以事物之不齊，遂謂鏡有動盪乎。况鏡內本無物，因外而見內，彌勒本無心，因事而見理，不惟不可以動言，且不可以靜言也。曰：事至而不能曲盡其微者何也。曰：未知養彌勒之道也。曰：非有非無，不內不外，無偏無倚，可動可靜，平日之養，未嘗不合彌勒之本體，何以臨事倉皇不能運用裕如。曰：暇時有養，臨時無養。

臨事之養
此處猶虛
欲說個凭
的

所以事至則昏。物來則亂。不能動靜一轍也。曰：臨時猶有可養也。曰：閒時氣靜神恬。臨時自從容不迫。夫神恬則心清氣靜。則欲寡。平日養得深穩純熟。則當大疑大難。勢若燃眉。自能從容應接。涵泳已恬之神。蘊蓄已靜之氣。外塵雖囂。內念不起。太音希聲。所以叩之則靈也。曰：一切應用。猶調理否。曰：自然調理。曰：如何始能自然調理。曰：此時之意。有如弓圓矢滿。躍躍於中。此際切不可恃耳目之聰明。倉猝接應。任知覺之思慮。恍惚鋪張。依然恬爾。靜爾氣。

再三發動
正從再三
蘊蓄得來
非若季友
子之三思
全。是知覺
營謀也。讀
者辨之。

以待彌勒之機關。設也。外感如彼。內通如此。已有中的之勢。尤須清其心。以觀其變。靜其氣。以蓄其真。至於再三發動。理無合殊。前後洞徹。勢無有二。而後本我自然之靈明。決彼自然之事物。是非如何。得失如何。成敗如何。利鈍如何。莫不洞若觀火。而後可謂一致百慮。從容中道之神通也。以此為彌勒化身也。不亦宜乎。雖然。此非夙秉剛健中正之乾性者。不能純粹至精如此。曰：應事如此。空竟動乎靜乎。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盡出於天然之彌勒。終不可。

以動靜窮其義也。曰：自今以後，願如先生言，動靜不失所養，以臻此境。曰：此無心閒談耳，切不可過於認真。爲斯言所誤也。光風子恍然曰：唯萬不敢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以自縛也。

先生曰：君等造誼，至今猶思力爲善事否？朝陽子曰：隨緣盡力，有何不爲？曰：有善事可爲乎？何以六祖有騰騰不修善，兀兀不造惡之說？曰：爲善不過盡我分內，豈有心爲之耶？曰：雖云爲而不爲，不爲而爲，究竟何以必如此？曰：道無

幾希之界
遂判天淵
道之邪正
學之真偽
於此迥別

窮心亦無窮耳。曰：日月無窮，究竟何日止步？曰：細思此意，雖千百億萬年，可以推行也。曰：道如是乎？心如是乎？曰：道如是，心卽如是。曰：嗟乎！是豈道哉？乃未來心也。現在已往未來，三心俱當除盡，而後大乘可幾。今欲爲善事如此，豈非隨日月而流蕩無已乎？曰：先生亦嘗發廣行無量劫之願，獨非未來心乎？曰：非未來心也。道量原有如此也。曰：我爲善事之心，亦因道量如此，何以又是未來心？曰：君由今日推之未來，是以此思彼，所謂貪久遠之念也。豈道之自

然分量哉。若吾所謂無量劫。是見此卽彼。見彼卽此。益無
今昔。益無往來。益無久暫。卽當前道量而論。本來圓滿如
是也。由已往而思。不可窮其始。以未來而論。不可究其終。
卽左右而言。不可測其廣大。卽上下以觀。不可量其高深。
遙遙千古。不過此時。茫茫兩天。不外此際。曰先生之久遠。
在一時內見我等之久遠。在以後而言。然否。曰然。知得一
時久遠之義。自能久遠如一時。而不至於今是昨非。時斷
時續。墮於輪迴之中矣。朝陽等皆大醒。曰然哉。先生之義。

就在這裡
說本釋氏
家常一經
引證推詳
出來今古
聖賢心性

是轉法輪者也。我等所見。是爲法輪轉者也。一毫千里。敢
不敬佩。斯言曰。由此類推。上帝之通明。太上之清虛。佛祖
之忒利。孔子之清微。以及聖神仙佛之座位。皆可得其居
所矣。曰何謂也。曰嘗觀釋典。諸禪者參問已事。有舉未生
以前身沒而後問者。有舉諸佛所在問者。有舉大道之由。
當在何處問者。皆應曰。就在者裡。斯言誠萬法歸一之妙
諦也。眾請詳說此義。曰大道無邊際。無始終。聖賢仙佛。無
邊際。亦無始終。天地未開。則深藏不露。天地既闢。則充滿。

天人通貫
精神皆出
不惟善於
說法并且
善於讀書
循行數墨
者茫乎莫
辨矣

無遺無時無地不有此道。卽無時無地不有聖賢仙佛。不
過愚者昧之。明者見之耳。所以說就在者裡。曰此特一家
言。遽可以概斯道乎。曰千古至今無有二道。卽無有二說。
文王之昭事上帝。只在小心翼翼中。孟子之立命事天。只
在存心養性修身中。顏子之卓立成湯之顧諟。曾子十目
十手。子張之參前倚衡。何莫非就在者裡之義。願君等掃
盡塵緣。空諸色相。卽此以祀上帝。不必在九重上。卽此以
祀聖賢。不必在宮廟中。卽此以皈依仙佛。不必在泥塑木

雕。卽此以養育羣生。不必在喫咻推解。道原有無窮之量。
性卽有莫測之功。反身而成樂。莫大焉。孟子所以有萬物
皆備於我之說也。若不知至誠盡性。內求諸心。雖朝夕講
求考証。亦徒自欺而已。故不知事心性中之天者。雖齋戒
沐浴。亦是外道。事天不知朝禮。心性中之神者。雖時刻供
養。亦是以外道奉神。不知皈依心性中之諸佛。敬禮心性中
之羣仙。祝俸心性中之聖賢者。則是以外道視三教聖人。
雖歲時有典。春秋有祀。人人皆當如是敬禮。在君子相在

邇室之時早已不愧天地聖神矣。豈待離宮肅廟時而後
如在其上乎。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可
知寸衷以外，并無上帝。恒性以外，無以事天。洪範曰：惟天
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可知鬼神鑒觀人民，除爾居心之所
亦無有別地可舉也。諸君果能納千古於一時，含兩大於
方寸，通幽冥於一心，祀天神於邇室，便是至誠盡性，以盡
人性物性之君子。豈不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乎。切不可
有今古之見，有彼此之分，而流於時行物生之輪迴也。孔

人情物態
一一剖判
令人讀之
爽然自失

子曰：天何言哉。願君等常居此座，以為萬化之主宰。
先生曰：昔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操刀聽佛說法，言下頓悟。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自云是賢劫千佛一數，佛深許之。諸
君以為何如。眾有以回心向道為說者，有以一念真誠為
說者。先生曰：所見雖近理，但此中正義，乃佛門心印，必能
識得透徹，始信立地成佛，并非虛言。眾請其旨，曰：茫茫眾
生，誰非屠兒乎。營營謀計，孰非屠刀乎。曰：何謂也。曰：凡人
一個機心，只徒自利，不顧傷人，故名曰刀。自壯及老，未曾

放下一刻故曰操刀隨事損人忍心害理故曰屠兒卽如
子等應事接物若懷機心以待人則人無不中此卽屠人
也若懷利心以謀物而物無不害此卽屠物也推之取牛
馬之利而割剥頻仍此刀便屠獸貪禽鳥之利而網羅時
布此刀便屠禽取山林川澤之利而不以時蓄取此刀便
屠眾生總之一有貪念便是屠刀一有損傷便是屠兒如
此想來世間何事非屠刀何人非屠兒乎雖然能自醒悟
將此一片機心立地放下未有不同赴涅槃者今吾等仰

兩兩相形
絕好印証

荷天恩幸遇法會青雲得路紅塵知非非涅槃會乎三師
傳授盡是正宗非世尊說法乎果能從此頓悟放下萬緣
永不提起非放下屠刀乎自是心如太虛常清常淨意如
止水無風無波非立地成佛乎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非卽賢劫千佛一數乎惟願諸君知得今
是昨非從此立地放下不觀望亦不猶豫不遲延亦不打
算拋却戈矛出此殺界豈但廣額屠兒立地成佛卽君等
亦無人不頓証菩薩果矣若既知此刀之害猶且不舍便

物極必反
非徒報復
也
反復提說
勸誠情殷
可知學道
當於持身
接物上至
誠用功始
可格天以
成道也彼
沾沾于修
養者悞矣
悞矣

是安心殺人。忍心害物。况乎損傷太多。冤怨必眾。天地生
嗔。鬼神怒目。勢必日謀日困。不至家破身亡而不已。故夫
專以屠人為事者。未有不轉而自屠者也。設能一朝撒手。
永除故態。滿腔仁慈。惡念不存。天地即於此念位。萬物即
於此念育。三教聖人。有不於此念而照臨。諸天仙佛。有不
於此念而默蔭乎。呂祖曰。斯為大醒。永不入夢。此真能打
破羅網。跳出殺場。而向清淨佛國。以立身者矣。千囑萬囑。
務撐起背脊。咬定牙根。向此際一奮。直往無前可也。昭昭

上帝默默我師。即在此處。拭目以望。

先生謂諸友曰。學問至是。猶有欲否。皆曰。惟游思雜念。未
能肅清。曰。當起念時。障礙道否。曰。妄念一起。真意即間。誠
有礙也。曰。若此將奈何。曰。掃除可乎。曰。曾掃除否。曰。一覺
便消。清天仍現。曰。然則道心不將時續時斷。時有時無乎。
曰。然是也。曰。如此雖修養百千億萬劫。無益矣。眾驚曰。何
也。曰。君等以知覺之心為道故也。曰。何以見之。曰。當游思
起時。是知覺否。曰。是。曰。繼以覺照。使之消滅。此覺照又是

非知覺之
知覺此更
人所罕覺
矣

知覺否。諸友愕然久之曰。然是亦知覺也。曰。此非以覺照去游思乎。此非以欲制欲以知覺去知覺乎。曰。誠然。誠然。曰。當游思去後。覺照仍在否。曰。私欲既去。覺照亦無。仍是一清白之天。曰。當此清白之時。猶提防游思否。曰。雖不隄防。却亦提防。以雜念起時。又須覺照也。曰。雜念起時。固是知覺之心。雜念去後。便有一無雜念之見。是又一知覺之心矣。如此輾轉循環。可見動是知覺之心。動靜亦是知覺之心。靜也。動靜不離知覺。豈非認奴為主。以賊作子乎。種

一切以動
靜知覺為
道為功夫
皆是外道
最易誤人
故歷歷數
明

種功用。終王輪迴中。不能頓出天人界。謂億萬劫而無成也。不亦宜乎。眾皆悚然汗下。敬求指點。先生曰。大道在天。則為於穆。在人則為本來。并無形狀方所。雖動靜不能離本來。而動靜却不能犯本來也。能知動也無干。靜也無涉。所以動也無妨。靜也無妨。動靜皆無妨。猶得以動靜為道乎。由此思維。空也不得。色也不得。行也不得。止也不得。倚也不得。中也不得。古也不得。今也不得。天上也不得。人間也不得。聖賢見也不得。凡夫見也不得。任你說是說非。為

所因因因

再醒一筆
令人著眼

種心法卷上
語為默而皆不得。知得一切諸法皆不得。所以為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無識無得也。至此又何修養之有。又何參悟之有。彼不能不有作為者。皆是憑空捏餅。可知矣。總之。般般妙境。種種功夫。皆是知覺之心為之。而非義理之性之自然也。曰。如先生言。則游思雜念。不當聽之乎。曰。然。却非也。知得義理之心。并非知覺。則知覺已化為烏有矣。游思雜念。何有哉。曰。我等雖聞至道。未必即能淨盡無餘。如此。曰。今猶以知覺為道。否。曰。不也。曰。猶以游思雜

述悟之頓判
聖凡頓判
非得心傳
孰能辨此

并無天人
并無凡聖
就是者樣
知覺何庸
哉

念為是非否。曰。不也。曰。既不以為是非。又不以為大道。君在何處立身。一切雜妄。猶能相犯乎。曰。然哉。然哉。縱有塵垢。皆是偶然。且是有生而後之知覺。并非有生以前之本來也。曰。如是。如是。夫何慮哉。知得知覺。不是。則孰為煩惱。孰為菩提。孰為如來。孰為凡夫。一切見解。化盡無餘。釋氏所以曰。煩惱即菩提。凡夫即如來。不但地獄。吾知其非苦境。天堂亦未必是樂地矣。禽獸。吾知其非庸愚。仙佛亦未必為明哲矣。道原平等。本無是非。道本一致。亦無彼此。豈

可以知覺之心而混平等之道以爲一致之體哉其間界限不容毫髮諸君其細體焉可

先生語光風子曰魚在水中不犯水此義云何曰魚之於水猶人之於天地離之則死烏能不犯意者魚有動靜水無動靜之謂乎曰魚躍波騰水不動乎曰因魚而動未嘗自動也曰雖未自動然亦不得謂之靜矣曰水原未嘗動是動亦非動也曰何以魚有動靜水無動靜曰魚有知覺水無知覺故也曰然則魚有知覺是乎水無知覺是乎曰

每於勘發透處却先作閑閉商榷語引到

恰好處一掉便轉一駁便醒循循善誘然具苦心

一語說破今問者啞然失笑

水是也曰人之知覺非魚乎人之本來非水乎曰然曰二者交需不能相離如知覺之心與虛無之性不可分別子當從魚乎從水乎曰從水曰從水不在水上住脚乎曰然曰既在水上住脚更從魚上落點乎曰不也曰不從魚上落點將從何處之水落點曰身在海中無處非水何處不是落點處然則子今已落點矣何以跨魚背而不知去且更尋岸上不見之水乎光風子猛省曰嗟乎予悞矣予悞矣予悞在跨魚背而他求無動無靜之水矣夫一下魚背

前段是為
誤認道體
者言此下
是為誤認
工夫者言

便在水上落點何必另求廣大之淵泉乎先生曰然世之
以知覺心為道者非以魚為水平乎世之欲去動靜以求道
者非在魚背而思上岸以求水平乎夫安知無動無靜即常
動常靜常動常靜仍無動無靜之大道也曰敢問知覺之
心還要也無曰要與否吾不知但問海中有魚否曰有曰
海將去魚否曰有水自有魚海何曾有去不去之見且水
無知覺若知此魚當去水又失其本性矣曰然然所以去
與不去非所知也光風子曰噫我既以水為家魚之有無

總醒一段
借問者口
中作了悟
語故不嫌
重複

乃水自然之天性豈有有天地而無萬物者乎曰然海即
水水即海知得此義雖有鼉鼉蛟龍一切鱗介皆為爾主
而不能主爾矣有魚何傷使水無鱗族則水亦無以見其
為水猶夫有海無水何以成其為海哉光風子欣然曰是
也是也身猶海也性猶水也知覺猶魚也知得身即是海
不必於海外求水性即是水豈可於身外求性哉即游思
雜念不免紛紜亦不過海中蝦蟹耳為動為靜烏能關其
清濁乎先生喜曰得之矣知得水即海海即水海且無心

歌意渾括
全篇大旨

於水。水且無心於海。則魚與水豈非兩不相涉乎。爲之歌曰。月自白。風自清。清風何曾掩月明。但覺花前清風起。明月天中分外新。新月自新。清風月下自多情。明月那知音。明月那知音。蟾光照處任縱橫。至今千古無減增。觀空子曰。前聞本來無方所。無形狀。著一塵不得。尋一點不能之義。因思孔子一貫之旨。凡動靜有無。內外始終。莫不一線到底。此義不與相背乎。先生曰。本來固寂然無物。須知從此發源。卽功滿天下。德及後世。仍不離此本體。曰

功業人人可見聞。今日無物。其誰信之。曰。無物者。無思無欲。無作無爲之義。譬如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平居一團天理。不可磨滅。一旦事變來前。應用毅然不撓。究此毅然之應用。卽是不可磨滅之天理所發皇也。有何物乎。以爲有知耶。其正覺原如是。以爲有爲耶。其良能原如是。以爲有是非可否耶。其天理自然如是。豈若爲名爲利。可以有物議之哉。如是想來。一致百慮之神奇。卽是無思無慮之妙用。并不可以動靜判之。有無分之體用別之也。一貫之妙

何以加此。若以平居無事爲無物。以應接事宜爲有物。則
是以後起之作爲。而概本來之性體矣。大道云乎哉。夫可
靜而不可動。道則爲動礙。可無而不可有。道則爲有礙。處
而不能出。默而不能言。內而不能外。此而不能彼。則雖曰
用尋常俗事。且不能無扞隔矣。猶得爲不增不減。無垢無
淨。可大可久。能屈能伸。圓通活潑之大道乎。是以深明正
宗者。依然此行止。依然此坐臥。依然此飲食男女。日用倫
常。絕不違世俗。而另有奇異也。曰則是仍一俗人矣。何貴

大道中庸
於此可見

乎學道。曰。此中有迷覺之別焉。卽如穿衣喫飯。覺者隨遇
而安。毫不外求。仍一無物之本體。迷者貪得無厭。務求美
足。則是逐物之凡夫。是覺者之於衣食。雖兩不相離。究兩
不相犯。迷者之於衣食。卽兩不相犯。究兩相縈擾也。覺者
則如此。迷者竟如彼。雖同一世界。豈非各一天地乎。故曰。
功滿天下。德及後世。仍是無物之本體也。曰。敢問事物來
時。如何始能在塵出塵。曰。此中要義。不過返觀內照耳。曰。
先生常言如來本體。塵飛不到。一切功修。無益於道。今云

如此觀照
正是聖學
誠正要旨
豈外道之
觀心守一
所能夢見
也哉

返觀內照不已紛擾乎。曰觀照非靜坐參禪也。人生天地出入塵囂一切有情不能不接。性天本來原無一物。故能照徹事物紛紜。特恐不知觀照之義。遂不能勘破外緣。免諸搖惑耳。曰觀如何返。照如何內。曰親朋欵洽。餽酒芳香。試思此時能亂我性天否。閨門燕好。蘭麝薰溢。試思此時能迷靈台否。內而貨財田產兒女衣食。外而富貴貧賤榮辱得失。無不內審其勢。詳叩其情。果不為之想像否。牽纏否。顛倒否。動搖否。稍有出入。便是與道相違。不能逐處圓

通隨在超脫。故有道之士不第於一切世情毫無取捨。且於無取捨中毫無滯澁。所以運用無窮。常在菩薩座中而不離變化莫測。常見本來面目而不易也。願君等於一切平常之中。有觀照之慧。以兩大為紅爐。以萬緣為煨煉。而後金丹可成。蟠桃可熟。古云三十六面觀音。八萬四千沙界。無處不是蓮花。無在不見法相。正是此義。豈僅塞兌垂簾冥神絕念之謂哉。此係照妖鏡降魔杵。為學道人切身寶物。不可稍離。故特發此說。為君等煉最上神丹。頓脫人

種種見識
皆是學道
人通弊故
特挑引正
爲後文猛
下鈔砭蓄
芳非煩瑣
取鬧也

天之大方便門大解脫法也勉之

先生曰。大道天然而然。不假修養。不假參悟。常在人間。并無欠缺。諸友知之乎。曰。屢承開說。猶未能自信也。曰。人有以大道爲廣大高明者。爲精深細微者。爲極平常極奇異者。其說然耶否耶。皆曰。然。曰。諸君試思。果廣大乎。曰。茫蕩無邊。渺不可極。寔有如此其廣大之狀也。果高明乎。曰。俯仰無際。莫知所止。寔有如此其高明之狀也。果精深否。曰。純粹之至。不知底止。寔有如此其精深也。果細微否。曰。間不

容髮細不容塵。寔有如此其細微也。果乎常奇異否。曰。即在當前。不煩人事。變化莫測。莫可端倪。寔有如此其平常奇異也。皆然乎。曰。平心細揣。大都如此。曰。相同如此。不即大道乎。曰。似也。不即本來乎。不即天人無二。頓脫人天之無上正宗乎。曰。亦似也。曰。非大道也。非性天也。非天人無二。頓脫人天之正宗也。以此爲道。真是外道。不惟辜負清修。且厚誣三教。聖人傳授心法矣。眾皆瞿然。憬然。敬叩正宗。如何始得。先生曰。君等權將一切道見。和盤放下。吾爲

閒處先寫
出一種無
思量擬議
影子

汝言之眾於是窅然若入虛釋然如卸重諦聽妙解良久
先生曰此時有思量否曰承命放下并未思量曰曾擬議
否曰思量既無何有擬議曰思量擬議皆放下乎曰然曰
未經擬議思量時者箇性天大道猶在天壤否曰在曰既
在天壤猶廣大高明否曰自然如故猶精深細微否曰自
然如故猶平常奇異否曰自然如故與向之細揣而得者
有以異乎曰此時更覺天然也曰君等既知此道常在天
壤一切妙義無不自然天然如故則道之廣大高明猶待

一駁便醒
皆由前路
層層引逗
真情出來
故此處正
面不煩言

爾思議乎精深細微猶待想像乎平常奇異猶待窮究乎
皆曰無須矣曰猶此觀之思量擬議窮究鑽研與此性天
大道何干且大道原無始終一經修養反把此無始無終
之妙從中間斷矣大道原無內外一經修養反把此無內
無外之義從中隔礙矣大道原非有無非空色一經修養
反把此非有無非空色之真弄來似空似色似有似無矣
此非以知覺之心而求本來無物之性體乎經曰若人以
色相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正此類

而解
再剔一層
本來真宗
始能透出
水面否則
僅可除弊
而不能頓
悟正宗矣
噫說法之
難也

矣諸友皆躍然曰噫今日始知不假修養不假參悟功自有真也曰由此以思往古有障礙否曰原來如是并無障礙曰由此以思後世有休息否曰原來如是并無休息曰由此以思九垓八極有隔闕否曰原來如是并無隔闕曰由此以思兩大羣生有塵垢否曰原來如是并無塵垢然則悟得此旨豈非往古來今即在目前六合萬類盡備於我乎吾屢言者箇物事鬼神莫測其機天地莫窮其奧有不能增無不能減大不可載小不可破頓出一切是是非

再將正旨
提醒可謂
老婆心切
結明本旨

非虛虛實實長短短事事物物而與天人渺不相干犯者此也諸友聞此大悟遂上無相蒲團永不與紅塵相犯亦不與紅塵相離

先生謂雲裳子曰性天樂地君得之乎曰每無事時覺有一處十分清淨一塵不染曰廣乎狹乎久乎暫乎曰此間實地大可容身雖欲常住勢有不能曰何狹且暫也如此曰此境目前即是恍若八方俱是苦海故游思妄想俱無第恨不能常住曰君悞矣此偶然光景非性天樂地也若

虛虛說個
凭地留作
後文發揮

真得性天樂地。不惟不染塵。並不見塵。不惟不落俗。並無
有俗。且清淨。卽在熱鬧之場。佛國卽在塵垢之中。自然無
遮無礙。無舍無取。曰。如先生言。則性天樂地。大於茫茫之
人世。久於悠悠之歲月矣。曰。然。天地不能限其量。日月不
能定其時。空色不能泥其迹。是非不能亂其真誠。至大至
久。而不可以想像窮究者也。眾嘆曰。嘻。如此境界。我等何
日得達。曰。要達卽達。何難之有。曰。如此其易。何至今竟不
能通。曰。君等不有一不垢不淨。無罣無礙之處。可以放下

此說未嘗
不是然幾
於伯夷之
隘矣

萬緣者乎。曰。然。曰。此見便入歧途矣。殊不知一切塵緣。不是
外起清淨福地。不假他求。曰。何也。曰。君等目下。心住何處。
曰。益無住處。曰。何以無住。曰。富貴非道也。住之則迷。貧賤
非道也。住之則困。患難非道也。住之則痴。安樂非道也。住
之則喜。推之人世。所有無處不是孽海。卽無處可以安身。
是以並無住處也。曰。旣知得無處可住。請問無處可住而
外。又當何如。曰。無處可住而外。則聽其自然矣。何必問其
何如。然則卽如是以聽其浮沈乎。無感乎。君等所得之如

此其狹如此其暫也。曰：如何而後廣而不狹，久而不暫，曰：即從無可住處，奮進一步，自然任意縱橫，任爾去就。曰：如何進步？曰：今君等不皆知塵世無住足處乎？曰：然。曰：不皆知當無所住，足以脫塵世乎？曰：然。曰：既知塵世皆非，猶回頭否？曰：不也。既知無所住，足以脫塵世，猶住此否？曰：此則住矣。曰：有不見固不是，有住見尤不是也。我則不然，自知得塵世之非無所住，而後富貴與我無干，我雖不取，却亦不舍。貧賤與我無涉，我固不生，却亦不苦。種種俗情，般般

此段揚發性天樂地，既非與物，浮沈亦非，遣世獨立，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非耶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讀此可矣。以得其妙旨矣。

世態。我不以為是，亦不以為非。不惟人以為在塵出塵，我亦自以為入世出世。從此身在是非場，而是非不染。家在熱鬧地，而熱鬧不聞。一段閒情，由我出入。一個無心，任我去來。同一紅塵，另有清淨福地。同一天地，別有空洞乾坤。在此，此處礙我不得；在彼，彼處障我不能。有如葫蘆浮水，不沾不滯，圓轉自如。浮雲在天，無著無倚；舒捲由我，非所謂置身無何有之鄉者乎？非所謂游心於無懷氏之世者乎？身心如此，何時是生，何時是死，何時是始，何時是終，自

游思非私
欲可比故
曰天理中
之人情讀
者切勿誤
認

亦莫名其妙。莫窮其源也。俗言神靈司善惡。閻王主生死。遇著者般人物。天堂地獄無所用之矣。頓脫人天。不亦信乎。曰。先生如此。猶有游思否。曰。何嘗不思。自一念不生。天理乃全。游思既出。不亦墮落乎。曰。天有日月星辰。風雷雨露。天亦墮落乎。即有游思。不過天理中之人情耳。豈得以爲妄想哉。且旋起旋散。如何墮落。曰。若然。只要知得塵緣皆非。不與計較。便得矣。曰。塵緣固不當計較。但不計較時當如何。曰。天寬海濶。任我遨遊。先生拍掌大笑曰。然哉。然

性天性天
樂地樂地

哉。行也由爾。住也由爾。坐卧也由爾。思量也由爾。一個絕大世界。至久年華。擺設天壤。任有緣人長住此中。無障無礙。先生問諸友曰。天地未開。大道在否。曰。道原無始。有何不在。天地既閉。大道在否。曰。道原無終。有何不在。曰。無始無終。究有異同否。曰。非色非空。不有不無。何異同之有。曰。若然。則大道不常在天壤乎。不當前卽是乎。曰。然。曰。大道自然。如有作爲而後如是乎。曰。亘古遙遙。無不如是。雖有作爲。蔑以加矣。曰。大道不待修養而自如。是何以人曰

在道中而不知道。卽知而求之。終與道相違背耶。曰。人之與道相隔者。非道隔我。我自隔道也。有生以來。目離形色。則無見。目遂爲見牽。耳離聲音。則無聞。耳遂爲聞錮。身離衣食。則不生。身遂爲生害。情離紅塵。則無住。情遂爲住迷。於是一箇無方所形狀之大道。昭昭天壤。而人悉莫之知。莫之見矣。果其不貪紅塵。有志斯道。不必他求。卽將此大道之在天壤者。細細按之。何以凡物皆有始終。而此獨無有。凡物皆有垢淨。而此獨不染。凡物皆有大小。而此獨不

濶。凡物皆有去來。而此獨無端倪。的的窮究。面面推求。務知得此中神化。此中原由。而後爲知之至也。曰。大道旣無方所形狀。何須如此窮究。曰。無方所。卽有無方所之實義。無形狀。卽有無形狀之真原。豈可以一無字抹煞之哉。曰。我等屢聞發明。亦知得大道非色非空。不有不無。益無對待。如是何以總不能與道爲一。曰。君等誤在。以天道無天無。我身爲如此。我當如何。而後與天合道也。不知道無天人之分。若著人見。以求天道。無論能合與否。卽此天人之

見以成對待而不能無內外彼此矣。曰：然則當如何而後得？曰：大道有天見乎？有人見乎？曰：無也。曰：有一切塵見乎？曰：無也。曰：知得道無所見，復以見求之，是猶以冰投炭也。烏能與道爲一哉？曰：道無見，我亦與之無見，不將夢夢乎？曰：道非夢夢也。諸君此時問難，猶有家屋見否？曰：無也。猶有妻兒見否？曰：無也。猶有生死榮辱已往未來見否？曰：無也。曰：一切所見皆無，有道見否？曰：此則有也。當前質問正欲明道焉，得無見？曰：君等試將此見一切放下，如何？眾於

是寂然默坐久之。先生曰：君等心在何處？曰：無一切見，則無心矣。何處可在？曰：既能無心，亦無處所。當此之時，可謂無形狀方所否？皆應曰：然。誠無形狀方所。曰：既無形狀方所，如是不謂之道也得乎？曰：然。斯道也。誠當前卽是者也。曰：將謂爲天道乎？人道乎？曰：我但如是，却不知其爲天道。人道。曰：以是爲天道何如？曰：似也。以爲人道又如何？曰：亦似也。曰：認真決斷，究竟是天道，是人道，眾低徊久之，不能下詞。曰：君等自解所得，亦不能定其旨乎？曰：當此之際，不

知有人亦不知有天。謂爲天道人道。似乎兩難。先生大笑曰。謂爲天道人道。俱不可。猶似向之。以此求彼。以人合天。時否。皆猛省曰。然。然。此便是天人合一。頓脫人天之實際矣。豈猶有天道人道之分哉。曰。君等會得此義。請問會此義時。天乎人乎。天人合一如此乎。頓脫人天如此乎。曰。但覺如是不暇解說。先生以爲天道。卽以爲天道也可以。爲人道。卽以爲人道也可以。爲天人合一。頓脫人天。卽以爲天人合一。頓脫人天之大道也。亦可。先生復笑曰。然。然。

此便是大道真境矣。君等得此真境。富貴猶能加汝否。貧賤猶能困汝否。安樂猶能喜汝否。患難猶能懼汝否。種種塵緣。猶能牽纏汝。拘制汝否。皆應曰。我今如是。別有天地。無有富貴。何有貧賤。無有安樂。何有患難。推之一切塵緣。紛紛上下。與我所得之真境。毫不干涉也已。曰。旣得此義。又將何如。諸友拍手聯句而歌曰。風自清。月自白。一切有無。皆形色。饒他來往萬萬年。任意縱橫無障礙。別有天地。非人間。從今無識亦無得。天非寬地非窄。茫茫終古無歲。

大道自在
眼前非明
眼人指破
誰復有此
妙嘗

月此中惟有我明白歌已大笑先生撫掌曰有是哉從此
勿多言大家游清虛去

覺空子曰功到此時定也不得不定也不得靜也不得不
靜也不得如何始能定歸大定靜歸大靜先生曰自羲皇
以來者箇道理曾有二乎曰無二曰既然無二可謂大定
否曰然斯道原來大定也曰自開闢而後者箇道理曾搖
動乎曰未也曰既未動搖可謂大靜否曰然斯道原來大
靜也曰斯道原來大定大靜君何問焉曰道雖如是但我

求道之心
正是人廢
之媒體會
二字正是
大病

等俗見凡心如何體會斯旨始能亦復如是曰君學道至
今有所得乎曰本來無物有何可得曰何不復向人間營
營逐逐以求有得曰既知此道原來清淨無爲則清淨無
爲便是至寶原來無識無得則無識無得便是至要以外
有得皆無益性天而反有害於性天者也所以決不他求
也曰如是一無所得動乎靜乎曰自然而靜並非動也曰
如是境界寬乎窄乎曰並無邊際自然寬也曰君在此自
然而靜自然甚寬之中與自羲皇以來大定大靜之大道

謂一無所得
意再提
醒一筆

此段暢發
大定大靜
之旨

有二乎。覺空子仰天大笑曰：是誠何心。我身已在大定大靜中，而復求大定大靜，豈非騎驢覓驢也耶。先生笑曰：然。然。大道無不靜，且無不大靜。大道無不定，且無不大定。雖時物行生，百變紛紜，究不過大定大靜中之氣機流形也。仔細想來，柳暗花明，何曾亂著此道。山高水長，何曾礙著此道。飛者飛，走者走，不過大定中之偶然耳。去者去，來者來，不過大靜中之自然耳。故言動者固不知此大定，即言靜者亦不知此大定也。言色者未得此大靜，即言空者亦

此段暢發
不求大定
靜而自然
大定靜之
旨

未得此大靜也。惟其動也無干，靜也無犯，有也不損，無也不加。而後此大定大靜之常道。在人間而無塵，出人間而不覺也。君等奮進一步，躍上此動靜無干涉，有無無加減之上。與此大道化而為一，絕不回頭，儘管坦然直去，不言定而自大定，不言靜而自大靜矣。身在箇中，毫不外渝，將見喜也是大定，大靜，怒也是大定，大靜，笑罵也是大定，大靜，歌舞也是大定，大靜，無始無終，可以包羅今古，無障無礙，可以囊括宇宙，以放蕩責我，我固自若，即以風流許我。

大定大靜
造詣功用
原來如此
所以非小
乘外道可
及

補明求大
定靜病症

我亦自若。說是說非。爲好爲惡。與我此大定大靜境界。風馬牛不相及也。此非孟子所謂居天下廣居。立天下正位。行天下大道之大丈夫乎。無怪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也。良以此大定大靜之境界。隔絕人間遠甚也。君等既上此船。切勿復尋小舟。又去參禪坐靜。體會定靜也。覺空子欣然曰。有是哉。吾今而乃知道之如是。大定大靜也。從此乘桴浮海。不復向人間求覺路矣。曰。向之不能定。歸大定。靜歸大靜者。以心之起伏爲可否故也。卽此念頭。

結出不求
定靜而自
大定大靜
本旨

兩路夾攻
逼仄之甚

無奈數何
語有分寸

再逼一句

便有始終。便有窄狹。且有此求念。卽以搖搖莫定。泛泛無依。謂之定靜。且不得大定大靜云乎哉。曰。今後再不求定。靜。再不求大定大靜。亂我本來自然之性天。

先生謂行真子曰。君知數乎。曰。何謂也。曰。君一貧至此。豈非數耶。曰。然。曰。何以處之。將聽其貧乎。則爲數限矣。不聽其貧乎。則不安命矣。如何而後不愧爲志士。曰。數有一定。何可強爲。與其爲而無功。不如不爲而寡過也。曰。雖然。世之爲數所拘者。半屬庸碌。不安於數者。半屬矯情。君其安。

與數相特
身分畧高

於庸碌乎。行真子默然無說。觀空子曰。春夏秋冬天之數也。生長收藏物之數也。富貴貧賤人之數也。吾不爲數拘。亦不與數背。茫茫一生行所無事而已。曰。有是哉。君其庶幾乎。然猶有逃數之見。不能主宰乎數。是以善言數者。不言數而言理。理者數之原也。眾曰。理爲數原。請詳其說。曰。行真子欲聽數之自然。而無所爲。近於庸腐。觀空子欲逃數之得失。而不拘執。近乎矯情。二者雖無所失。然究與數相持。而無如數何者也。試思暑往則寒來。日盈則月昃。二

再三勒住
總不洩漏
正意是文
家養局法
仍復勒住
畱住後文
正面發揮

者循環。今古不易。究竟理必如此。數乎必如此乎。曰。雖數也。實理也。理有一定不移。故數亦循環莫禁也。曰。二君將來猶富貴否。曰。貧而富也。賤而貴也。亦人事之常也。曰。循環如此。數乎理乎。觀空子曰。數固不一。然亦天地之常理耳。曰。旣知是天地之常理。二君何以一安於庸腐。一故爲矯情如此。眾曰。理數如此。敢請如何。曰。爲數所困。如行真數縱當盛。未免自衰矣。與數相違。如觀空數縱當亨。未免自失矣。雖似不爲數困。究爲數所顛倒。而不得立身之主。

至此仍欲
言不言問
者不免喉
急矣

矣豈知逃數者不在數上住脚而在理上安身何也在數
求理則理窮在理觀數則數短也今貧賤至此能反而求
之於身其義自明行真子曰聽天安命而已其如貧賤何
哉曰君休矣此言便為數困矣曰聽天安命自古皆然先
生不許何也曰將來處富貴猶聽天安命否曰貧賤當如
此豈富貴不當如此乎曰君休矣誠為數所困而不能逃
者矣眾皆驚疑不解進叩其詳曰此常理也何難識今處
貧賤聽天安命是不奈貧賤何也異日處富貴亦聽天安

借丐者比
例是取法
於下也

命是不奈富貴何也聽之安之不能自主豈非為對待之
數所浮沈乎曰究竟如何而後不為數困曰今日雖貧賤
猶未至丐者之貧賤也試觀丐者身家無累來去自由彼
何嘗有富貴貧賤之見橫梗於中若能易地而觀如丐者
之隨緣度世不惟能安貧賤且不知我貧賤不惟不望富
貴且不知人富貴隨時聽天不於天外有所求則是樂天
之士矣隨在聽命不於命外有所知則為立命之子矣以
為貧賤乎覺得本來無不足以為富貴乎覺得本來無可

不是聽天
安命亦非
矯世微命
得主有常
一真在抱

增赤條條光灼灼。一個自然天真。置之台閣。固如此。置之
污泥。仍如此也。縱有貧賤境遇。不過一時之飄風。縱有富
貴因緣。亦是門外之過客。理有如是。我則爲理中之主。數
有如是。我則爲數內之原。丐者不過習慣而忘境。我則得
主而有常。不但百年之窮通。無奈我何。卽千古之造化輪
迴。亦烏能奈我何哉。總之富貴貧賤境也。有富貴貧賤數
也。無富貴貧賤理也。我旣一真在抱。萬物備身。脫乎境之
外。超乎數之先。主乎理之原。縱義所當得之富貴。亦於我

再補醒一
層是望學
者與道合
真頓脫天
人界也心
良切矣

如浮雲矣。貧賤何有焉。孟子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非樂
天知命之君子乎。若在富貴貧賤上聽天安命。則是知有
富貴貧賤矣。雖與世之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者不同。
而究不能逃乎氣數。且不能不爲理所阨也。此係主宰理
數之真元。跳脫紅塵之捷徑。諸友其知之。眾人相顧而喜
曰。旨哉。從此頓脫氣運。何貧亦何富。
覺空子曰。旣了放下塵緣。卽是修。何以日時稍久。義趣迥
殊。先生曰。大道淵源。不可一覽而盡也。曰。然。此中淺深層

汴梁原不在遠卽是本來心體

次畧知之矣。究竟轉關肯要。未甚詳明。祈歷歷指出。以爲後世津梁。曰。本來心體。原是透脫玲瓏。坦蕩無礙。自有生而後。情與物交。身爲物化。一切見聞。皆成迷惘。所謂無礙者。無處不礙矣。故有志聖學。欲得正宗者。莫如放下塵緣也。果能悟得心本無物。自能一切放下。久則坦蕩之心體。自現當前。隨在皆活潑無礙。至此回視已往。皆是坐於塗炭。自惹垢污。真不啻墮海之身。浮沈困苦。而後幸登彼岸也。此初入聖流者之景象也。由勇猛精進。誓不回頭。不惟

初步功夫

更上一層樓

知得塵世皆非。且知得道法仙佛學問功夫。皆是俗見。日趨於無。不爲有所拘。日入於化。不爲見所限。五蘊皆空。六塵不染。七情頓絕。四大俱忘。夫乃嘆清淨法界之廣大。精微大異於濁世。凡情之踟躕委瑣。任我去來。絕無罣礙。隨遇安居。毫不沾滯。此已入聖流。而得居道場者之境界也。譬乎內外兩忘。四相自空。入於目者。非有色。聞於耳者。非有聲。化煩惱爲菩提。轉東方爲西方。無在不是天堂。並無地獄之說。所遇皆成仙隱。並無凡夫之名。此法與身隨身

超凡入聖脫俗成眞也

窮神之化
德之盛也

與道一得登菩薩座而不離位者也。又久之頓脫人天不
惟無東土而且無西方。不惟無地獄而且無天堂。誰爲佛
誰爲凡。誰爲仙。誰爲俗。一切平等。毫無芥蒂。日月聽其升
降。天地聽其清甯。我在日月中。日月毫不與我涉。我在天
地內。天地全不與我干。天地日月外有我。我固在天地日
月之外。却常在天地日月之中。天地日月內有我。我常在
天地日月之中。未嘗不在天地日月之外。極融洽而不含
糊。極分明而無彼此。此得大解脫者。所以別有天地。非人

天然自然
一團太極
有何作爲

間也。自是以於穆爲體。以清淨爲身。以天然爲性。以自然
爲情。常居宗動天中。下合兩大歲時。天地卽我之形也。以
外並無形。日月卽我之氣也。以外並無氣。四時爲我之運
用。萬物爲我之髮膚。以外並無作爲。是者未嘗不是。而是
非有所好。非者未嘗不非。而非非有所惡。止者未嘗不止。
流者未嘗不流。而止與流。非有所動靜。以我爲幽深。我則
不違乎俗情。以我爲平易。我遠超乎物外。卽其體而言。歷
千古萬劫無不。卽其妙而言。遍十方三界無不。全周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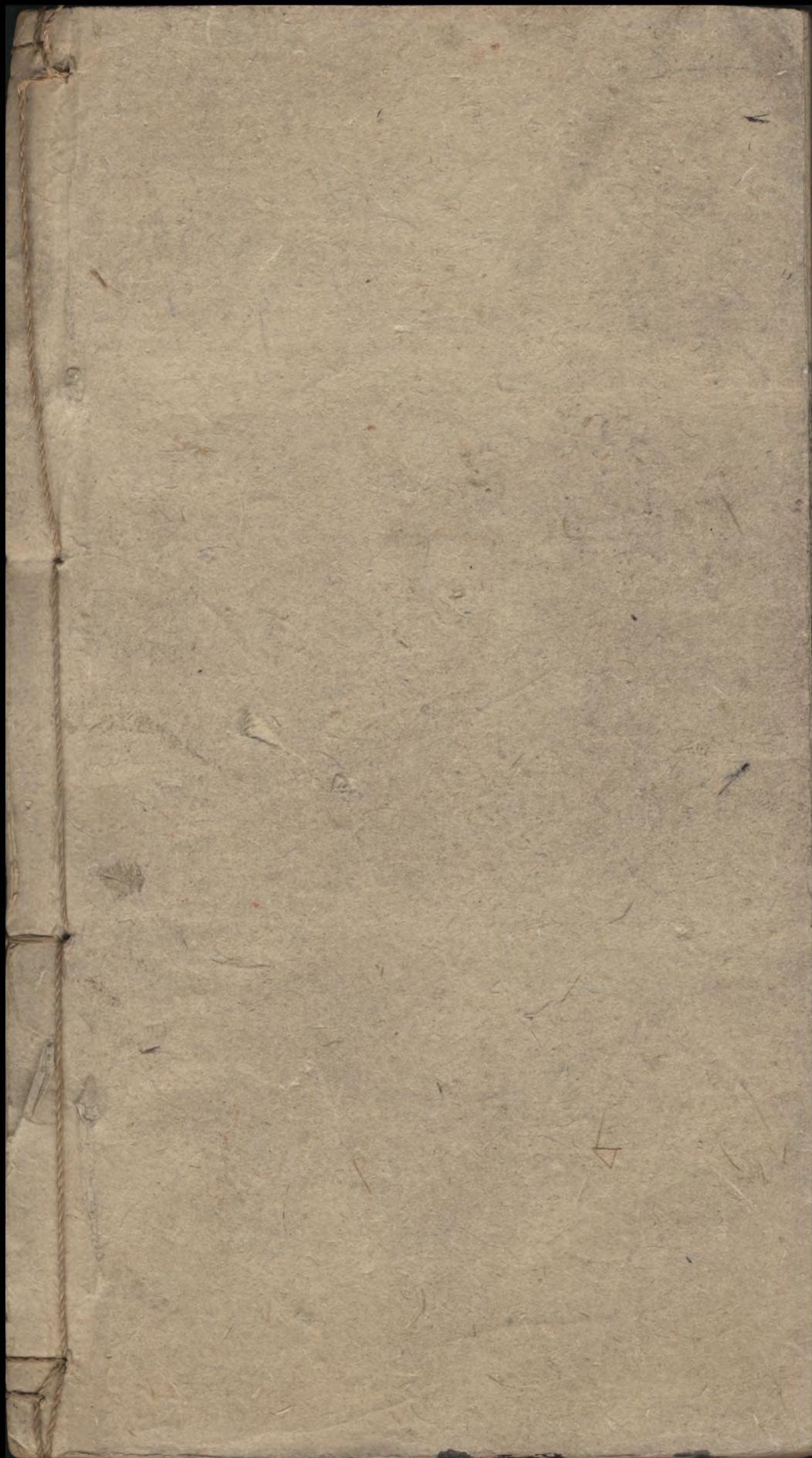
天地位萬
物育非聖
人其孰能
於斯

地萬物融成一片。所以天地之闔闢。卽我之闔闢。萬物之
生死。卽我之生死也。斯乃聖而不可知之境界也。雖欲言
從何而言哉。亦僅曰如是而已矣。覺空子默然而嘆曰。大
哉微哉。入聖途程。妙有如是哉。曰非也。本來無物。非言可
盡。聊爲君偶談耳。曰此乃超入轉關。不可爲後世法乎。曰
大道淵深。莫知底止。人若以此爲止境。未不自悞者。總
之一得真宗。知見悉絕。知見旣絕。何有轉關。雖云無中之
精義。層折如此。不可不知。然皆係天然之事。時至者神自

惟隨歷過
者知之所
以說要道
三久路須
問去來人

知也。若夫一畫開天。妙蘊無窮。是又身到長安者。乃能自
知箇中消息也。予等無他。惟有如是直進。勿遲勿疑焉耳。

259
6100



種梅心法
下卷



會善堂

三
身貴印送

259
6100

知畫出一
個自然道
體影子

種梅心法卷下

一日先生與覺空子。雲香子。行真子。閒談酒酣飯飽興盡
味窮欲去不舍欲畱無說彼此默然靜對晷移數寸先生
忽問曰此時有所欲言否覺空笑應曰詞囊罄矣夫何言
耶曰猶有所思否曰俗情已窮夫何思耶曰無言無思肅
然儼然又有道見否耶曰意若山窮水盡情若枯木寒崖
不惟不知道且不知有我也曰已忘我乎曰未也曰既未
忘我何以不知曰塵世既已無情道見亦無庸心不惟不

6109





借問答語
將大道自
然全體真
詮實際一
一繪出不
知者乃湯
口讀過
眼前指點
全神備現
莫見莫顯
不可思議

補明此際
功夫正與
自然道體
相合

必言。即言亦無可言已。何曾有心忘我乎。曰無心如。是猶
可謂忘否。曰不可。若有所忘。必有所存矣。我於此際無所
謂存。所以無所謂忘也。曰當此不存不忘時。非所謂非有
非無。非不有不無。非即有即無。非非有非非無乎。曰然。誠
一無所任也。曰晤對之際。相見竟若相忘。轉盼之餘。相覺
而不相知。無取舍。無得失。無倚流。無動靜。清清閑閑。平平
常常如此。此際雖有天地。不誠一箇鄒廓乎。雖有日月。豈
非一箇過客乎。千山萬水。何曾犯得一毫。百物羣生。何曾

占得一點。不必言如如。而如如者。自如如矣。不必言藹藹
而藹藹者。自藹藹矣。是果何境象哉。莊子云。日在道中而
不知道。即是如此實際也。覺空子呀。然曰。如此看來。一箇
自然。常在天壤。何處是道。何處非道。何時有道。何時無道。
一切見解。都成虛妄矣。從此常常如是。豈不簡切了當乎。
曰然。古今大道。誠有不容絲毫擬議。不假絲毫作為如是
者。子嘗曰。海濶天寬。任我遊遨。正是此義。今而後。俗也莫
談。功也莫論。邪也莫避。正也莫圖。仙也莫從。凡也莫去。知

一語結出
末流學道
之悞

得如是。儘管如是而已。豈非頓脫天人。自超天人。渾忘今古。自無今古之至捷法門乎。皆仰天嘆曰。嗟乎。我等幾爲學道悞。一生平。

全真子曰。大道不假思索作爲。已聞命矣。但自了徹此義。每不能忘。似乎著迹。及其一忘。游思叠出。似又支離。敢問如何而後相融無迹。先生曰。雜念起時。曾覺得否。曰。不覺也。雜念起後。又覺得否。曰。心方惡之。豈有不覺。曰。未起念時。弊在不覺。既起念後。弊在多覺也。曰。不覺固非覺。亦不

一矢破的

是如何而後可。曰。未起念前。中無正覺。則是大開雜妄之門。而無主者矣。及起念後。欲有以止之。則是以賊攻賊。同一流蕩。烏得不前後皆失。然則未起念時。卽當有覺。及起念後。反當無覺乎。曰。非也。未起念先。卽有覺以防之。此覺便是雜妄。乃起念後。若無覺以聽之。此意便是流蕩。又烏乎可。曰。聽之不可止之。亦非。功夫從何措手。曰。功到此時。天人無分。大道自一體之。則著道見不體。則落空虛。所以不助者。每失之忘。不忘者。未有不助也。君但莫著大道見。

一著消見
存見便是
知覺故謹
避不言

危微之界
細於毫芒
故不惟不
敢正說且
不敢辨別
今學者自
領真詮

亦莫著空虛見。且莫著去游思雜念見。優焉游焉。淡焉漠焉。無論有欲無欲。有想無想。此心只要不向他處去。便是。曰。心不別去。雜念卽於此而消乎。曰。君但如是。莫問消與不消。曰。心下別去。大道卽於此而存乎。曰。君但如是。莫問存與不存。曰。存理遏欲。皆非究竟。何所指歸。曰。君果能優焉游焉。淡焉漠焉。一切有欲無欲。有想無想時。都能呼喚此心。莫向他處去。自然知得此中妙義也。全真子默坐良久。忽有會心。喟然嘆曰。顧如是耶。此句妙諦。原來不可思

量擬議如是也。未起念時。將此意一提。不覺平常益實。妄念不除而自除。大道不見而自見。真非有非無。不後不先。極平極常。至神至奇。一箇心法也。予領矣。可以直往無前矣。先生曰。然了徹至道。不知此點綱領。終是時出時入。時純時雜。不能前進。凡人起念處。便是聖凡關頭。不先有正覺以主之。則關虛無守。隨便出入。必不能純淨無弊。今能以似知非知。似覺非覺之一盞明燈。安置此處。如清明官府。奸詭潛踪。自然內不外。外不內入。而長得清淨之天。

莫向他處
去一語便
是主翁號
令

著此語妙
便見未得
者箇之真
際也

也已。君勉之。此係一顆萬古不磨之寶珠。三界俱融之神
鑑。可以立地成真者也。全真子領悉此旨。喜不自禁。於是
起居語默。常得所主焉。

諸友往復辨難不已。先生曰。諸君此時身住何處。曰。住館
內也。曰。館住何處。曰。館住地上也。曰。由此類推。地又何所
住耶。全真子曰。地非住於氣上乎。曰。館住地上。地住氣上。
固矣。氣又住於何所。眾茫然。先生曰。天地雖大。必有指歸。
吾身雖小。必有由來。若昧此義。烏能與天地之指歸。吾身

剖明前人
立者箇名
目之義

之由來耶。咸莫名其義。久之全真子曰。敢問地住氣上。氣
住何所。先生笑曰。住在者箇。曰。者箇相傳久矣。究竟何名。
曰。只此二字。便是名字。何更求姓氏。曰。我等幸聆教言。頗
會斯旨。恐五百年後。人指為禪學。廢此妙義耳。曰。者箇二
字。非故晦其詞。乃此中心法也。若指為道。便著道見。指為
理。便作理窮。指為性。便作性悟。指為命。便作命談。種種名
色。皆不若者箇二字。親切實在也。以為禪學而棄之。此無
道緣。無心得者。何足與議。曰。如先生言。凡悟得者。箇者不

程子
卷一
言
道而道自存不言理而理自得不言性命身心而性命

身心自無不各得其實其得其真也已曰然推之天地之始萬物之源古今之遙中外之大亦無不燦如指掌昭昭目前也諸友欣然嘆曰旨哉者箇而外夫復何求哉先生笑曰君等皆徹者箇乎曰然也曰者箇對面不有那箇乎未審者箇與那箇同否覺空子曰者箇並無所謂外何那箇之有曰若是君已有者箇矣目前果有者箇乎曰無也若有者箇便非者箇雖非者箇故名者箇曰然君誠有者

程子
卷一
言
道而道自存不言理而理自得不言性命身心而性命

箇而無疑矣據君所言豈非無者箇而後有者箇乎曰先生如此言我便如此答究竟者箇之有無猶未思及也曰然然君誠有者箇之實而非徒有者箇之名者矣據君所言豈非不著者箇之有無而後者箇乃真有乎曰者箇有無要且不知者箇有無而後之真偽更未暇思及矣曰然然然是誠得者箇之實而不可以窮究者矣吾何說哉未審諸君亦如此否顧光風子光風子默然顧雲香子雲香子默然顧觀空子行真子全真子皆莫不默然先生長嘆

於無字句
處描出者
箇神髓

描畫者箇
並無者箇
即非者箇
是名者箇

而作曰有是哉。羲皇以前。竟如是哉。何其者箇之昭著人
間。而不稍異若是也。於是退居私室。亦默然而無語。
光風子曰。大德無物。不容信乎。先生曰。然。曰。大道並無一
物。信乎。曰。然。曰。無物不容。似著物矣。並無一物。似落空矣。
如何始能無物不容。而並未著物。一物不有。而並非無物。
曰。君欲無物不容。以大其德乎。曰。然。曰。欲一物無有。以大
其道乎。曰。然。曰。二語各有所指。誠不可不兼而有之。會而
通之也。夫無物不容。誠恐隨波逐流也。一物無有。必至枯

每於最淺
透處勘透
妙旨非入
無相者鳥
能信手拈
來都成妙
諦

寂爲已也。君欲會通此旨。兼而有之。非頓出二乘之見乎。
當爲君言之。光風子肅然聽受。先生曰。一箇大道。固常在
天壤。究竟世間萬事。何者爲是耶。曰。無有是者也。曰。又何
者爲非耶。曰。無有非者也。曰。既無有是。猶有取否。曰。既云
無。是何取之有。曰。並無非處。又有舍否。曰。既云無。非何舍
之有。曰。一無所取。箇中猶有物乎。猶有物而不能與無物
之大道合旨乎。一無所舍。箇中猶有不容乎。猶有不容而
不與無所不容之大德合義乎。光風子曰。然。然。天下無是

正義從問者口中發出言下頓悟情形奕奕紙上

知覺為壞道之魔故每幅必為提明

便無取。無取便是無物之大道矣。無非便無舍。無舍便是能容之大德矣。學者悟得無取無舍。無是非。自然無物不容中。而一物不染。一物無有中。而無物不包。大道即大德。大德即大道。兼而有會。而通。既不相離。亦不相礙也。已曰。然既無是非。又無取舍。何物不容。何物可著。縱欲進取。更從何處進取耶。進亦無可進矣。將欲退舍。又從何處退舍耶。退亦無可退矣。前無進見。後無退想。此知覺心有。不立化為虛無之性乎。當前即是誠。不必移步而始換形也。

佛法平等

前路裝點

法座形象

正從無心處置問正。是法座影子。

光風子曰。唯唯。誠能如是。則天地皆歸。萬緣頓息矣。何難胸羅宇宙。世外生身。與慈悲佛同一性情。

日者先生會諸友閒談。語出無心。隨說隨忘。久而意盡詞窮。彼此怡然相視而坐。先生移時。忽謂全真子曰。當此之時。將爾實地為吾一道可乎。曰。本來無物。說個甚麼。曰。無物之本來。且勿論。目前如何。曰。說有非有。說無非無。廣大無邊。精微莫破。即道亦惟我自知而已。於先生何與也。曰。如君所言。則性海也。豈一定不移之住身處哉。曰。性海而

即問答語
先將法座

外別有見聞。則非子所及知也。曰：此時意盡詞窮。方寸之中。有所不足否？曰：無也。毫無所求。有何不足？曰：方寸之中。有大歡喜否？曰：無也。毫無所得。有甚可喜？曰：既無不足。又無可喜。此時之意。悲乎喜乎？得乎失乎？進乎退乎？出乎入乎？曰：一箇意思。却無意思。一箇形容。却無形容。只覺無悲無喜。不得不失。非進非退。不入自成。其為一個自自然然。暢暢滿滿之意思而已。曰：此意曾有形狀否？曰：並無形狀。暢暢滿滿。即其形狀也。曰：有方所否？曰：亦無方所。當前即

實際說出
然後點睛
微妙無比

是方所也。曰：所謂暢暢滿滿。大小如何？內外如何？動靜如何？增減如何？曰：但覺暢暢。不可以大小言也。但覺暢暢。不可以內外定也。但覺暢暢。不可以動靜論也。但覺暢暢。不可以增減辨也。加一毫不得。著一想不可。者點暢暢意思。自有如是如是者。曰：諸君皆然乎？皆應曰：然也。曰：此意將何以名之？曰：先生提醒。方才覺得。若問姓字。則未知之也。曰：此即法座也。即性海中之法座也。若知性海。而不知此座。身雖不復出塵。究竟未有定所。如已登天堂。而無位置斯人。

指出法座
功用非漫
作鋪張也

結語別致

之處故此座一得不但可以徹紅塵而且可以徹法海千
魔萬怪到此便消萬典羣經盡從此出心不離此便是心
心作佛言不離此便是字字真經卽此可以範圍天地以
其中也卽此可以曲成萬物以其和也就是如是是非從
何處覓來只管如是古今從何處間斷天離此座且不清
地離此座且不寧豈學道之士離此座而可以入聖乎孔
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馬祖云卽心卽佛又
云非心非佛可於此想像得之矣然歟否歟請諸君登座

一看

諸友辨論如來正義未能了當先生曰吾欲有問諸君嫌
饒舌否曰願聞妙義曰金剛經云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
來斯固然矣但未知不以三十二相可見如來否覺空子
曰不可曰如來非相故佛言不可以三十二相見然則不
以三十二相又何不可見如來耶曰有相著色色固非如
來無相著空空亦非如來故不可也曰有相不可見如來
無相亦不可見如來如是若有人不著有亦不著無又可

以上三層
正是一乘
見說法

故意重複
所謂移堂
換樹非泛
泛著筆然
止自然機
杆非有心
舉古也

以見如來否。曰：正見如來。曰：君如是以見如來乎。曰：然。曰：如是以見如來。如來墓木且拱矣。覺空子驚曰：空色兩無。如來正義。先生奈何而言若此。先生不答。又問。又不答。覺空子默然久之。拜手而請曰：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否。曰：否也。曰：不以三十二相。又可見如來否。曰：否也。曰：有人焉。不著色見。不著空見。復可見如來否。曰：否也。曰：如何。三十二相不可見如來。曰：著色見。如何。不以三十二相。亦不可見如來。曰：著空色兩無。如何。亦不可見如來。曰：著

再進一層
如來正旨
愈露
如來正義
均藏在不
谷申言外
傳神

非空非色見。覺空子言下有省。復問曰：一切等見俱無所著。又可見如來否。曰：否也。曰：有見則迷。無見應覺。如何。亦不見如來。先生又不答。諸友皆疑。同叩。所以。先生嘆曰：諸君如此探求。則是磨滅如來。斷絕如來矣。猶欲透徹正宗乎。諸友益疑。益欲問其所以。先生大笑曰：從來無如來。予又何所見。何所說乎。覺空子曰：如此。又正見如來矣。先生啞然而笑曰：君誠講解生也。既無如來可見。又何正見如來之有。須知天下學道人之所以勞勞畢生。而不徹最上

不惟無如
來益無無
如來之見
反是以說
法皆講解
生也

乘者皆以其有如來也。皆以其有如來可見也。君言若此。不重增天下人之弊乎。此吾所以日磨滅如來。斷絕如來也。諸友豁然大醒。於是再不談如來。再不談見如來。且知是名如來自古及今。並無如來。

真空子來館。先生曰。離索許久。君其了徹矣乎。曰。本來無物。有甚了徹。曰。雖然此時相對。則不可謂無矣。未審心在何處住脚。曰。原無方所形狀。有甚住脚。曰。心無住脚。不亦泛濫無歸乎。曰。舉動一任天然。何至泛濫。曰。胸無定見。一

凡夫禪名
色甚新

任所之。此正泛濫實處也。猶得謂之無乎。曰。此心當以有定爲歸乎。曰。大道雖無形狀。究有真實不易之處。而後可謂得主有常。不然未有不落於凡夫禪者矣。曰。禪有聖凡乎。曰。心以性爲主。不得其主。只云不可有住。則是泛泛無依。如浪子還鄉。此處不住。彼處不止。雖不追逐紅塵。改節喪志。終不過一落拓之潔士已耳。豈可期其有成乎。故曰。凡夫禪也。若乎真正禪宗。不避有。自不著有。不避無。亦不著有。且不避非。非有非無。卽有卽無。而自與非有非無。卽有

卽無諸見。兩不相犯。此殆別有天地也。夫豈心無所主。只覺逐處皆非者。可比類乎。真空子深悟其非。於是從容而請曰。心有落點。便著方所。若無落點。又無定位。敢問如何。始能無方所。中有定位。有定位處。仍無方所乎。曰。大道在天。先非動非靜。卽有時而動。動亦無減。有時而靜。靜亦無加也。知得此義。曰在動靜之中。却曰在動靜之外。曰在動靜之外。却曰在動靜之中。自然可動可靜。而非動非靜也。隨動隨靜。而不動不靜矣。真空子參悟久之。不得其義。先

生曰。君猶未得乎。曰。然。曰。君今參悟。可謂動否。曰。動。曰。設不參悟。可謂靜否。曰。靜。曰。靜是動。是曰。聞先生言。動靜俱不是矣。曰。旣知不是。卽從此奮進一步。自得其原。真空子反復參悟。終不能得。氣倦神疲。停思息慮。優游庭前。先生呼而語之曰。君猶參否。曰。參亦不得。不參亦不得。與其參而徒勞。不如不參之爲清淨也。曰。君來前。吾再爲君言之。真空子復位靜坐。先生曰。參則煩惱。不參則清淨乎。曰。然。曰。如此清淨地位。君曾想像安排否。曰。未也。一不參悟。便

一語道出
真情尤自
不知所以
大道非參
悟可得

自如是曰此卽不煩想像安排之清淨地便是性天真境
矣何俟他求耶真空子躍然而起曰有是哉雖然不用心
時固有此境正用心時猶有此境乎曰非也君以動靜疑
之而不知此卽無動無靜之地也何也君方不想身便清
淨非因無想而清淨也實因無得卽不强求有得而清淨
也曰大道在不求得乎曰又非也清淨真境原來如是因
其著想是以迷之認此不想爲清淨此清淨又必因著不
想之見而迷也著想固迷著不想亦迷可知性天之覺與

不覺實由爾之著與不著也知得此義非想非不想自知
此義非動非不動矣能於此處著脚卽是以清淨爲身有
時事屬細微不想固清淨有時事關至要要想亦清淨也
總之我不著想所以清淨如是我著不想所以清淨亦
如是且不著非想非不想卽想卽不想所以處處清淨事
事清淨而無不如是由是想來清淨原如是何關乎想與
不想動與不動靜與不靜乎如此住脚則便是無方所中
之定位有定位仍一無方所也何不悟之有真空子曰然

了了語勝
八千百

無字雖係
正宗然只
能一無所
有而不能
變化運用
則是枯槁
一流二乘
之法也此
篇特特剖
明

然此義雖有定位。並無定位。知得無定位上住脚。便是定
位矣。何處是定位。無處非定位。

先生問諸友曰。子等學道有年。至今以何為主。皆曰。以無
為主。曰。無字之義甚當。究將何指。曰。內無欲也。外無塵也。
曰。何以能內外一致。曰。無欲自無塵。無塵因無欲。內外自
通明矣。曰。人情所不能無者。亦無之耶。曰。一有百有一無
百無。何可趨俗。曰。諸君雖得無字綱領。其中妙用。猶未之
悉也。無字雖是正宗。然亦拘泥不得。若一切相忘。而後可

有對待之
清淨是假
清淨所以
不能應用
無礙
寫出真清
淨本來面
目

以了塵緣。得清淨。則終身無清淨時矣。曰。掃除且不能清
淨。不掃除而反清淨乎。曰。塵緣不除。固不清淨。若塵緣必
除。而後清淨。清淨必有時間斷。夫豈自然之常清常淨乎。
曰。然則子等所得清淨。並非清淨乎。曰。君等之清淨。是與
塵緣對待之清淨也。所以時出時入。夫清淨者。道之常體
也。如自如如。穆穆自穆。有塵不亂。無塵不加。不與歲月而
俱流。不與山河而俱古。天地未開。其體如故。萬物雖紛。其
體如故。匪特不可言傳。益不可意會。豈諸君之所謂清淨

道海小

十五

提出口訣

推出眞清
淨大本領

乎曰如此清淨。真是無障無礙。不有不無之性體矣。何修而後可臻此境。曰無難也。只要了徹此義。燎如指掌。自然習與性成。曰此中功用。豈無心傳。曰以後心印。只在悟徹。不在作爲。果能身無其身。清淨自如。物無其物。清淨自若。天何言哉。時行物生。而清淨昭然也。易無思也。變化無窮。而清淨依然也。有者不嫌其有。清淨卽見於有處。無者不嫌其無。清淨卽見於無時。遇貧賤而清淨自見。人且不知其貧賤。而只見其清淨也。遇富貴而清淨自見。人且忘乎

內外交修
心傳妙訣
所以爲無
上上乘

富貴。而但知其清淨也。推之夷狄。患難。無不化爲清淨道場。夫乃知眞清淨者。常清淨。卽不清淨之境。亦化爲性天樂地矣。夫何隔礙之有哉。曰外塵一了。固可運用無礙矣。奈氣質何。曰然哉。然哉。內患未除。外緣必礙。此中錮弊。誠不可不徹於平日也。然又非內病盡除。而後可以處外也。凡人氣質。雖有偏。必因物而其弊始見。果能了徹正宗。圓轉活潑。如孔子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匪特外物不能沾滯。卽剛躁和流等弊。從何而生。從何

再發一層
不知真修
者從何籍

而見也耶。曰：世有聞道而氣質不能消融者何也？曰：果聞大道，未有不圓明廓徹者也。氣質雖難速化，塵緣雖難遂除，但一得無上正宗，則天人俱脫，塵緣盡消。雖有未化氣質，亦無從住脚矣。若夫氣質有礙，塵緣有阻，必是於無取舍是非之大道，尚未了徹。所以後天氣稟得肆其情，世物紛紜得亂其真，不能圓通暢達。當此之時，便當自奮求徹真宗，自然免得此弊。不見流水乎？勢平則止，勢傾則流。雖眾嶺縱橫而曲折自妙，不見清風乎？遇空則直，遇物則曲。

是真清淨
進步

結出真清
淨妙境

如此結難
不怕難壞
人

雖通塞不一而活潑自如。今了得如此，即如此直去。如此以外，並無見聞不滯如流水，無著如清風，任天而動，無入而不自得矣。眾聆斯旨，點頭會意，不覺同上清淨天中，化為清風流水，來往天人之外，而不自知也。

先生問曰：大道有思議作爲否？眾對曰：無也。曰：何以無思議作爲？曰：思議人心也。作爲人事也。豈性天大道乎？曰：性道本無思議作爲，設有不客不思議作爲之事，笑如其來，亦思議作爲否乎？諸友相顧而笑曰：將思議作爲，則與大

如此便當
學道者不
知偏向難
處討生活

道皆矣。不思議作爲，則爲此事礙矣。究竟思議乎？不思議乎？作爲乎？不作爲乎？眾莫能決。有問者曰：先生當此思議，否？作爲否？曰：思議也。作爲也。不思議作爲不得也。曰：性天如彼，思議作爲若此，不已背乎？先生笑曰：諸君知其一，不知其二。夫事當思議，我便思議，並不強爲。不思議，物雖作爲，我便作爲，並不強爲。是思議作爲，皆出於天然。自然，毫不假諸人事也。君等只知以無思議作爲，爲道之本體，而不因事物之常變難易如何，是矯強矣。是大拂乎。

因辨引導
並無客心
正是聖人
絕四妙著

性天之當然矣。只此已是思議作爲，而且曰：道固如是也。其誰信之？殊不知性天常道，無思議，亦並無不思議，無作爲，亦並無不作爲。是以事當思議，思議焉已耳。物當作爲，作爲焉已耳。如此思議作爲，不惟無不思議作爲之見存，且並無思議作爲之心在。無思議作爲之心，與無不思議作爲之見，將謂爲思議作爲乎？不得也。將謂爲不思議作爲乎？亦不得也。此性天大道之所以圓明廓徹，於不思議作爲處，可見其全身。於思議作爲處，亦可見其全體也。君等

無字真面
大用一一
寫出

結明指點
本旨

此篇寫清
淨之見聞
即于見聞
中指出上
乘純從道
功上立論
與前篇主
意不同

此說是得
其大畧者
每問難處
必以兩路
夾攻非此
不能逼出
正旨
此說較好
終未的確

切勿著有思議作爲見亦莫著無思議作爲見而後出入
隨緣有無俱是方得謂之真正無思議作爲而無一毫障
礙者也諸友嘆曰殆哉吾等幾墮二乘

同學閒談性天妙旨樂而不倦先生知其了徹正宗思有
以進之也曰諸君所談其即無見無聞之實際乎曰未知
確否祈先生指導曰今後猶欲聞道否曰大道本無從何
處聞曰有說法否曰正法非有從何處說曰君等皆能無
說無聞乎皆能以無說無聞紹此正宗乎皆曰固所願也

先生曰君等一晝開後設無相宮中遇有仙佛聖賢說法
猶聞之否耶於是有以聞爲是者有以不聞爲是者覺空
子曰遇之則聞不遇則否不著聞見亦不著不聞見先生
曰當此之時說法者儼然君以何聞聞之耶以心聞之乎
心已無迹以身聞之乎身已無形試道其所以聞曰身在
無相即以無相聞之並無所謂身心也曰既入無相則入
者即君也聞不以身心豈通論乎覺空子久之莫能名其
實義乃問曰先生此時聞之否曰聞也曰既入無相身心

一語指出
聞之實際
確不可移

說其所說
聞其所聞
說如無說
聞如無聞
妙解妙會
頓超上乘

俱無。又以何聞聞之。曰。以清淨法身聞之也。曰。設無相宮
中。突出幻景名。雖說法。並非正宗。亦聞之乎。曰。聞之也。仍
清淨法身聞之也。曰。既云非法。猶可聞乎。曰。彼雖非法。吾
清淨之身。却法也。彼若是法。吾聞其是法。彼若非法。吾聞
其非法。正法吾聞。非法吾亦聞。彼雖有邪正之分。而我則
無邪正之聞也。曰。聞正法。知其為正。聞非法。知其為非。此
聞誠清淨之聞矣。未審有尚於先生之清淨者。亦曾法之
否耶。曰。我雖聞以清淨之身。却不自知其清淨也。彼說一

有法自法
無法亦法
何者是法
何者非法
是為法法
有無邪正
都成淡語
真清淨法

分正法。則聞一分。說一尺正法。則聞一尺。極之百千萬億。
譬喻所不能及。吾亦如是以聞也。何曾有法。何曾不法。又
何曾一無所法。無所不法耶。覺空子喟然嘆曰。善哉。聞乎。
誠以清淨聞法。而非聞清淨法者矣。誠如是也。有法固聞
法。無法亦聞法。遇正固聞法。遇邪亦聞法。初不可以邪正
有無而礙其清淨也。已。先生曰。噫。君得之矣。何處不是佛
國。何說不是佛經。何人不在說法。何時不可聞法也。曰。無
相正宗。如是簡切。何以同生天地。而人總不得一聞。曰。無

補出以法
聞法之弊
以無說說
法以無聞
聞法正不
可見邪於
何有上乘
妙音一贊
揭明

結出清淨
法身無見
無聞真相

此篇重與
補明法座
之旨是為
慧性不加
者說法

細意指引
循循苦心

他天下之所以自迷者。只是欲聞清淨法。而不知清淨以
聞法也。覺空子欣然贊曰。一個清淨法。原不假於聞。欲聞
正法者。邪見從外生。欲說佛法者。邪言從外增。那知清淨
地。無說亦無聞。知得無聞說。因說而生聞。邪說清淨覺。正
說清淨明。一箇清淨相。化爲丈六身。昂頭天以外。巍巍無
上尊。

雲裳子問曰。昨言心莫向別處去。此非心化爲性之旨乎。
先生曰。然也。曰。當此之時。心性無分。仍一廣大高明。精深

莫測之體。此後猶可以言功夫否。曰。以云性海。君見之矣。
心反乎性。君知之矣。且心性兩忘。內外無著。而一無所有
矣。君於此際。曾自知其景象否。曰。一無所有。知個甚麼。曰。
卽知一無所有之景象也。曰。若有景象。猶得爲一無所有
乎。曰。太虛茫茫。知者猶得以太虛名之。居於此處。獨無以
狀之乎。曰。有何如狀。先生試言之。曰。我之一無所有之實
際。我則知之。君之一無所有之實際。我何能知。君自問焉。
可也。曰。從何得此實際。曰。君能一無所有否。曰。能。曰。卽一

知之而不能言不得
不重與搜

遠出真機
方與點破
聞者躍然
矣

無所有時。自審自問。便明明白白。雲裳子默然久之。嘆曰。一無所有。原來如是。雖然如是。實際終難言傳也。先生曰。君於此時有足意處否。曰。無也。有不足意處否。曰。無也。有道見否。曰。無也。有非道見否。曰。無也。曰。一無所有。如是。豈泛濫無憑哉。曰。確有可據也。曰。何忽然知得如此。的確曰。先生指點大現當前。所以的確如此。曰。君所的確者。清淨乎。暢滿乎。恬淡乎。活潑乎。曰。惟恬淡似之。曰。卽此二字。便是一無所有之景象也。何得以一無字抹煞之。雲裳子復

既明白此
真又恐滯
著則前篇
所謂此際
工夫只在
了悟不在
作為也

笑曰。然此言信不可誣也。向者未經提醒。卽以性體本無一義抹煞過去。所以不知實在平常如此。但未知當常守此恬淡否。曰。無須也。只要君有此覺。往後自然常在箇中。而不落於茫蕩矣。但一無所有之後。爲恬淡。爲清淨。爲暢滿。爲活潑。不一其境。不過此時如此。我當如此。明白移時。如彼。又當如彼。明白耳。曰。以前所謂性海之義。不因此見而滅乎。曰。性海極廣大高明。此恬淡極淺狹切近。似乎兩不相侔。而不知此乃廣大高明之中處也。何滅之有。君試

下里來龍
一處結穴
穴間回望
仍見祖山
大奇大奇
毫厘得失
判若天淵
可畏可畏

由此處以探其邊際以測其高深果可限量否耶雲裳子
又久之自覺莫測其底止乃嘆曰此雖切近然正廣大之
發端也此雖淺狹然正高深之發源也在此處著眼固似
平常由此處以窮其規模仍一不可測度之性海也今而
知切近平常即廣大高深而無以復加者矣曰然然君
了徹如此又不可著於知覺以自悞曰仍是一無所有夫
何著耶曰恐君以恬淡處爲一無所有耳須知明白此恬
淡者仍是一無所有也雲裳子唯唯而退朝陽子進曰先

只說回光
不言反照
正恐以知
覺爲反照
也
結出工夫
輕便自然
之旨

生適爲恬淡者言之敢問或清淨或活潑或暢滿皆一如
其旨否曰清淨者清淨回光活潑者活潑回光暢滿者暢
滿回光亦猶恬淡者之恬淡回光而已曰回光之義非覺
照之謂乎曰如此如彼究竟自己回光非另有一心以反
照此一無所有也諸友皆大省曰先生此義不過要隨時
自己明白明白自己而已曰如是如是
先生遊釜水有客拜求大道意甚誠切因爲發明性道夫
旨客不能悟且愧且奮先生曰大道非一時可悟果能真

可論創論
石破天驚

再補明此
句容于急

先推明此
理十二萬
年之說有
根

誠不懈。自有了期。客曰：未審何時始能了悟。先生笑曰：當在十二萬年後。今日今時，客益不能解。曰：敢請先生此言如何解說。曰：知得此義，則大道徹矣。客爽然久之。無可如何。愧謝而去。同遊諸友問曰：與客所言果何義也。曰：諸君亦未之悟耶。夫大道者，不二之物也。天地得此而開闢，人物得此而生長，非有斷際也。但天自開後，曰趨於動，所謂湛寂真常之道，非動極而靜後，不復見矣。人自有生而後，知覺日開，靈明日散，所謂湛寂真常之道，不到動極而靜。

不知此義
鮮有以
為怪者

時亦不復見矣。吾言十二萬年後者，以其為動極而靜之時也。又云今日今時者，言彼時之靜，無異今日之靜。今日之靜，無異彼時之靜也。此皆天地之常理，人事之常情。正見大道即在此常理常情之中。人每自迷而不覺也。曰：先生何不直告，而必為此怪論。曰：非怪也。正直告也。大道在天，則為於穆，並無作為。大道在人，則為本來，不假思索。吾正告以清淨自然之正宗，而彼不知言下領悟，反以知覺之心求之，是彼等所求，大異於吾之所告矣。吾雖直告彼。

眼前妙諦
一經指說
愚智皆知

亦復有此
怪問

妙想天開

此間似乎
思議所不
能及矣
即從目前
所得處指
點

的的妙解
真真妙會
玄之又玄
眾妙之門

不直悟。縱悟亦是理解。烏能徹此正宗乎。且十二萬年後之旨。雖在彼時天地之靜言。正指人之知覺消滅。恬靜無為之時言。了得此非為者。豈彼此乎。何在非今日今時乎。諸友頓悟其旨。曰。先師言清淨法座。即在目前。當隨時明白者。非即此十二萬年後之義乎。曰。然。心性兩忘。動靜俱滅。正是此日此時。曰。十二萬年後。復有十二萬年否。曰。有道無休息。數無窮盡。於此可知。歲月之無盡藏也。曰。以後之十二萬年。又從何時始。曰。從此日此時始。曰。由此推

之。及無窮劫後。此身又如何安置。而後可以免此久遠之輪迴。曰。切莫改換時候。自然不墮。曰。來往者如彼。難定者如此。焉能使此時此刻。毫不改移。以為常住之清天。曰。諸君此時非一無所有乎。曰。然。曰。一無所有中。非如自如乎。曰。然。曰。大道自如是耶。亦君等以為當如是耶。曰。真常大道原來如此。我既無心。是以無殊。曰。猶可於一無所有中。著一見否。曰。不可也。曰。猶可於如自如時。稍間斷否。曰。不可也。曰。既知一無所有中。不可有見。且知如自如

此欣然真
是大歡喜
人生最難
數得者
針鋒上筋
斗電光內
住脚言玄
關查下可
測最難置
身此偏化
一定不移
無窮無極
世界無上
上乘千古
金仙道者
有幾慨嘆

二乘外道
度世明道
苦心歷歷
如見
此弊是有
餘之病有
餘正是不
足當以瀉
為補

中不可稍違如是則此真境非即動極而靜之歸源處乎
非即由靜而動之發源時乎在此住脚永不改移雖無窮
劫運轉瞬遷流而君等之落點處則未嘗有異吾所以曰
此時此刻莫使改移諸友欣然大喜曰自今以後元始為
身矣如來為體矣湛寂為位於穆為家矣古今雖遙任他
來往民物雖眾任他紛紜真所謂四時不夜之天萬古不
易之時也已悠悠蒼天復何求哉先生長嘆曰如是如是
天何言哉世之有志斯道者乃舍此切近法門而求諸遠

且難也悲夫

諸友既聞明白一無所有之義日常默坐相對亦無一言
先生知其又墮窩臼也乃謂真空子曰君舉動若有所存
究何所得乎曰不過隨時明白豈有得哉曰明白甚麼曰
一無所有明白當前而已曰君墮明白窩臼矣真空子默
然若有所失復謂光風子曰君又如何曰我則異於是白
何也曰彼隨時明白我則隨時皆忘乎明白也曰明白可
忘乎曰不忘則著明白之見反不明白矣曰忘又何以見

此便是不
足之病不
足正是有
餘當以補
爲瀉
偏有此妙
人妙會妙
觀遂成此
妙文
奇人奇語
奇想

明白曰先生提起我便了了此卽明白實際曰君墮以不
明白求明白之窩曰矣一過一不及皆非自己明白明白
自己正義光風子亦默然無語先生遍呼諸友而問之皆
曰予等所見大抵相同奈何奈何適覺空子手舞足蹈飄
然而來毫無拘束先生曰君何自足如是答曰我無所求
有何不足曰獨不求明白乎曰我於十二萬年前已知得
如是有何明白有何不明白言已拍掌欣然而去先生指
謂諸友曰此君如是究係泛泛一生乎亦有自信而後如

與前段相
形如借鏡
自照心膽
頓明

此喻恰也

是乎光風子曰彼殆有信心而毫不自疑所以出入無拘
自得如是也先生笑曰仔細思量此君果明白否耶眾皆
憮然曰原來是者樣明白明白者樣豈真有個明白處哉
又豈真無個明白處哉乃知吾等所謂明白乃著一明白
之見以求明白者也先生常言墮第二乘卽予等之謂矣
曰君等皆明白如是如是明白乎曰明矣白矣明白我等
以前之明白皆是糊塗明白矣豈真知覺而外總總一個
天然之明白乎敢請先生再爲予等發明以便後之有志

此折更不
可少特爲
後人塞此
弊竇

斯道者曰此間界限內外攸分君等之明白求在外者也
不知者個明白乃是心體並非知覺有如寶鏡空懸雖未
照物而其肅靜清明之本體固自若也茲之所謂明白者
正欲君等明白此清明肅靜之本體豈有他哉然又非另
以知覺去求此本體之謂不過有此清明肅靜之本體便
是明白有此明白便是此清明肅靜之本體耳既曰清明
肅靜又何明白之有不明白之有乎知得不求明白亦不
去不求明白則所謂清明肅靜者不言而自常在箇中矣

結明正旨

何怪無不足意之覺空子如野鶴閒雲倏焉而來忽焉而
去如此乎諸友於是知本來心體乃是無思無爲無臭無
聲性體之實際

先指明大
覺之本體

仍真子曰天下古今同一心性所謂覺者因迷而醒之謂
也昨日先生言覺亦有不同乎先生曰覺者太極之虛靈
在內而不在外者也以其本體言何時非覺何處不覺君
等因迷而生覺此殆一時醒悟之覺耳豈太極之本體乎
曰人自有生日趨於動何以始能復其最初之虛靈如故

知覺大覺
剖別毫厘

先透露將
覺正覺影

此比已得
真際
接口直說
正覺了然

曰君之心性何時了徹曰昨來館始識本來曰本來何狀
曰性則無臭無聲心則無思無爲曰既無聲臭思爲猶前
刺刺不休否曰若再如前則仍未識本來之迷人矣然則
卽如是以終其身乎曰知得如是便如是已耳豈肯復入
荆棘曰昨日由迷而覺時頓然一悟今猶常有頓然之意
否曰無也曰何以竟不復悟乎曰如夢既醒醒後不復入
夢何能復有頓悟景况曰如是非覺後不復再覺乎非覺
後不復再覺而自無時非覺乎曰是也曰自後不復再覺

程林心法卷下

二十八 川三〇八一

寫出大覺
真面目

一讚是大
了大徹後
語一故能
簡切如是

而自無不覺以至身後不惟於塵世無擬議卽於青霄亦
無安排矣不惟於工夫無作爲卽於道學亦無想像矣清
清閑閑毫無箇事明明白白自無一塵是便是太極虛靈
之本體而長懸於天壤者也豈非大了大徹大明大白而
並不假於人事者乎呂祖曰斯爲大醒永不入夢性天之
大覺誠有自然如是者君其信焉否耶仍真子欣然避席
稽首而讚曰天地從來是清明只爲風雲錯認心誰知晴
雨皆對待陰陽而外有玉清從此置身霄漢外一任紅塵

龍耳小

二十九



指出大覺
作用
大覺境界
特意發明

升與沈不求潔無不潔不求清自然清神而明之便是真
既得真兮何神明真所謂天根月窟常來往三十六宮都
是春讚已先生曰此付寶鏡特贈與君他日利濟民物皆
從此發皇也仍真子拜領而去是時諸友無不大開覺路
同見此清白之天

先生謂諸友曰所謂性體皆聞之乎曰無臭無聲非空非
色無物之本來如是也曰所謂心體皆聞之乎曰知得如
是則便如是不思議不作爲寂然不動者如是也曰既知

有體無用
後世道門
釋子所以
胎說

心性本體又知心性之神妙否曰子等不敏烏足以知之
曰不知此神妙雖可以自了未必可以濟人雖可以出世
未必可以治世流之久遠不免無作爲之譏矣曰此中作
爲盡屬天然以爲有作爲者固非以爲無作爲者亦未必
是也曰雖然此中妙用極精微極宏大不可不燎然於中
也諸友於是起手曰敢請先生詳說此線淵源曰君等今
猶有知覺否曰有知覺便墮人心矣曰事至物來又有知
覺否曰知也覺也是乃天然之正覺自然之良知也曰事

知得正覺
良知而不
知運用由
來皆是內
之界未清
耳

再逼一層
真是難解
先將知覺
正覺略為
駁明

有是非物有善惡猶能分別否曰分別也曰分別是非善惡時心有是非善惡之見否有見便是取舍無見何能分別曰雖有分別要係天然不得以為有亦不得以為無也曰究竟此天然見解非知覺乎非因事物而有知之覺乎諸友莫能了晰其義先生曰噫此乃王伯關頭聖賢肯要顧可含糊耶眾請其義先生曰此正覺也此良知也此無覺中之正覺無知中之良知而非隨事先見觸物生心之知覺也曰何謂也曰事物未來時清淨無為渺無朕兆斯

正覺良知
運用如此
而並無礙
用之痕所
以為大覺
為真知

固以於穆為體合德於天者矣及事物當前其體依然無思無慮事物雖紛無不自呈其是非善惡因其是非而是非之因其善惡而善惡之雖見有差等而不知是非在事不在我善惡在物不在心仍一無思無為之本體此與天合德者所謂與日月合明也既屬天然毫無人事則事之之是非善惡由此而定即由此而安由此而安即由此而各得其所各定其天矣一人以為然天下皆效之一時以為然萬古皆宗之此與天地合德者所謂情周萬類與四

往復說來
求在內之
旨益明益

切

盡心知性

盡性立命

三教同以

至誠為主

後人以事

業分而三

之正是求

住外者見

解

時合序也。從此非者知反，是者知勉，善者知從，惡者知戒。相安無事，亂機頓消，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此與天地合德者，所謂與鬼神合吉凶也。由此想來，能盡其性者，自然能盡人性物性，贊化育而參天地，能盡人性物性，贊化育而參天地者，不過能盡其性而已也。曰：此綫正宗，儒者有然，佛老亦同否？曰：是何言歟！天地無二道，聖人無二心，雖因地因時，教有不同，而此一綫真宗，原無二也。豈有外天而有道，外道而有心，外心而有教者乎？曰：世俗

將三教立
說比類參
觀其本同
源並無二
致以爲各
成一家是
不知心性
情之本旨
也

佛之無爲
而化中國
人不親見
親聞老子

每如此分別，品論果有妙廣長舌，爲斯世解其疑。曰：性本清淨，同得於天者也。儒曰：天命之謂性，釋曰：清淨法身，道曰：無名天地之始，心者性之良，情之主也。儒曰：率性之謂道，釋曰：圓滿報身，道曰：有名萬物之母，情者性之著，心之痕也。儒曰：修道之謂教，釋曰：千百億化身，道曰：無知無不知，無爲無不爲，立說雖殊，要皆同一天然之性，同一自然之心，同一必然之情，判而爲三，豈知道者哉？曰：道固同，其作用又同否？曰：聞佛在西方，無爲而化百餘國，至今猶守

為周姓下
史自是閒
官無可辰
布故其事
業亦不經
見人遂以
二氏為寂
滅無為蓋
取二氏之
書而深求
之此段特
為指出

其規模是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異矣。傳言老子在黃
帝時為廣成子。帝嘗受業於崆峒。在堯時為務空子。帝嘗
訪之於水濱。非真有道德。可以利濟民物。二帝如是其禮
下哉。况孔子適周。亦嘗問禮。其有益於天下後世也明矣。
豈得以隱顯不同。中外異地而闕之乎。曰。然。今當如何精
進。始能合斯道之宏大。曰。內不外。出外不內。入固是斯道
。肯要。然又須知智周萬物。利濟天下。仍是不出。不入也。一
箇性天本體。猶如太虛。此中神妙。有如日月。試思日月不

御眼前人
所共見者
比例不出
不入顯然
可見
不得此引
証易旨幾
成不通之
論

在天上乎。萬物不在人間乎。人間之萬物。不皆被天上之
日月。天上之日月。不常照臨人間之萬物乎。曰。然。曰。日月
不曾落人間。萬物不曾上霄漢。此即內不外。出外不內。入
自然皆在箇中。皆沾惠利。而不相礙之顯然可見者也。君
等誠能常在道中。無物如太虛。自然如日月。天地雖大。我
其身矣。萬物雖繁。我其體矣。可大可久之事業。所以自成
於常清常淨之中也。易曰。不出戶庭。而天下治。釋氏曰。佛
身充滿於法界。而常不離菩薩座。老子曰。人能常清淨。天

借經語結
出本旨

地悉皆歸誠有可以自信而不疑者矣。曰：設終老林泉斯道，又何以見？曰：廊廟山林，初無二義。隱顯通塞，並無兩途。以此爲憂，不達甚矣。孟子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釋。氏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老子曰：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豈因窮達而有異乎？今而後與道偕行，不著一見，自然動靜不失，而無不光明矣。言已，諸友喜曰：精微如是，宏大如是，且天然自然，亦復如是。所以世界雖久大，而自毫無障礙如是也。先生笑曰：然此間功德，不可思議。

得之矣三
字寫出自
以爲得口
吻畢尙

不醒似醒
醒猶未醒
朦朧瞌睡
鑿語含糊
眞是莫法

先生謂諸友曰：清明肅靜之義，皆得乎？曰：得之矣。曰：同一清明肅靜乎？各有一清明肅靜乎？曰：清明肅靜固一，而所得未必一也。曰：盍各道其所得？予將擇焉。煉氣子曰：體會不得，不體會亦不得。不知從何立言？曰：不有清明肅靜乎？曰：有也。有則何以不能言？曰：言可顯，卽非清明肅靜矣。曰：不言則清明肅靜乎？曰：不言亦無以見清明肅靜。曰：審是則清明肅靜之本體，幾成怪物矣。君等各抒所得，並非參悟。何言之如是其難？意者猶未醒徹乎？曰：心已了了，何不

撤清清明
肅靜四字
得清明肅
靜無清明
肅靜不清
明肅靜自
清明肅靜
非清明肅
靜是清明
肅靜泉流
樹杪牛耕
屋脊

是何可明何可不明曰然則欲常有此心體莫如明與不
明兩見俱消矣曰似也皆然否曰然似必如此而後合旨
先生仰天長嘆曰寃哉君等如此何時始能清明肅靜也
清明肅靜四字只是狀心體註解語君等即泥此意以求
之姑勿問如何體會如何住脚即此體會住脚之念便不
清明便不肅靜矣故善悟其旨者知得如是即便如是即
便如是並無如是囂囂然若狂怡怡然若拙來往自如舉
止無礙不必言清明而清明自若也不必言肅靜而肅靜

從此坐斷
清明肅靜
人舌根

自然也且其清明肅靜之本體不惟人不知自亦不覺也
有以清明許之者必曰否予未嘗清明也有以肅靜稱之
者必曰否予未嘗肅靜也清明如是肅靜如是豈君等有
以告我之清明肅靜乎又豈君等之無以告我之清明肅
靜乎已矣此後再不與諸君言心體矣再不與諸君言心
體是清明肅靜矣不然諸君之心體本來清明肅靜反因
吾一言而失之顛倒夢想不亦大可哀哉言下諸友頓離
窩曰且笑曰不說則不知心體說則反以亂心體敢請先

了得便有如此妙語

先畫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神情

比擬確切是真得道人語

此境匪可言傳故再

問不答

舉月白風

清比例妙

境妙會冲

融閒談無

懷氏之民

歟葛天氏

之民歟

親切指默

寸陰分陰

不容稍曠

此際融洽

無分太虛

亦為之實

生於說與不說之間為子等道一語先生大笑而作曰清明肅靜常在天壤何容說何消說再說恐又成一窩曰諸友於清明肅靜之義大徹無疑起居談笑盡出天然久之息若雲停恬如水止若忘乎此身之何以竟在此間也先生曰君等如此究竟何為曰無為也曰究竟何思曰無思也曰無思無為此即活潑潑地乎亦即明白白天乎曰不知也曰皆不知也曰然曰此時是何景况曰有如鳳脫樊籠龍歸滄海一任所之毫無拘束曰如此可以遊矣可

以遊太古之初矣諸君忻然請義先生不答又請又不答移時乃曰時不再來境難一定設君等於月白風清之下作何舉止覺空子曰當此之時正好酣眠雲香子曰正好暢飲光風子曰正好歌吟雲裳子曰正好閒談諸友一一敘其情趣皆有出塵意先生見其暢滿圓通神氣悠然如此輾然曰此正清虛妙境清涼佛國也或行或止或坐或臥為歌吟為棋酒閒談莫教錯過言至此先生不勝愉快乃為之歌曰白者月清者風自從開闢亂如蓬羲皇以上

歌旨往復
思維雖消
酒異常却
愧惜不少
恨天地之
悠悠撫斯
道之茫茫
不覺愴然
欲泣
再囑一番
指點切至
果能步其
後程不柱
導我先路
以前屢次
分別發明

心情之
旨至此三
合爲一渾
融無間其
中真機自
有寔際於
此種梅丹
家至要

曾如此至今長往嘆無踪何幸蟠桃今又熟無心武陵路
又通白仍月清仍風風光迴不與人同諸君此際雖畱意
一點鴻毛遇順風箇中消息至飛花點點紅百年三萬六
千日如此光景幾時逢歌已而嘆且曰此間消息真有難
爲外人道者願諸君秉燭夜遊切莫負此良辰也諸友於
歌詠悠揚之頃不覺頓然一醒耳目俱新欣欣然相謂曰
真清淨法界也予等盍長住焉以無負先生之指引
覺空子曰風月之旨妙有如是矣細揣其義以爲是功未

嘗犯助以爲是效似乎逐境以爲在內其意正悠遠以爲
在外又何關乎心性敢請申明先生曰當其時一段閒情
逍遙於翠靄丹霞間綠竹青松外不知不覺清風徐來明
月頓出彼此兩忘相知如故以爲情而情自儼然矣以爲
神而神自悠然矣以爲心而心已化爲神情而不覺且形
亦與之俱化飄飄然莫知所之矣是風也自松間來耶是
月也自山間出耶非也我之神情固有如是如是而不能
自禁者何必風晨月夕光景突來又豈有風晨月夕光景

無所謂心
性情並無
所謂形極
融洽極真
是
點出種梅
指出梅之
當種原故
指出種梅
之地

不來乎。會心不遠者。轉瞬間如登春臺。自與羲皇以前之
道士而俱古。諸友聞之。穆然情深。儵然意遠。欣然而請曰。
此時先生作何舉止。曰。予在種梅。曰。凡花皆可娛目。獨種
梅胡為者。曰。天地一團春心。收則退藏宥密。放則充滿人
間。是梅也。獨得天地之春心。而為收放之真元也。純陰中
獨具一點純陽。故能衝寒冒雪。首出羣芳。得此真種。上可
通造化於無言。下可引羣生於有象。吾特種之。不亦宜乎。
曰。何以必於此時種之。曰。風月之間。有淨土在。乘其清白。

指出種梅
之法

種梅之效
隨便指點

以上種種
法則都納
入箇中並
無心性情
而心性情
已並歸裡
許

彼此交融。則化為真土。久之。真實精神。未有不躍躍其間
者。若不趁此良辰。種之。雖有仙品。亦墜塵壤矣。曰。種梅之
法。又如何始能高出凡品。曰。活潑以安其根。真實以固其
蒂。圓通以暢其神。和緩以養其氣。欲鋤莫即。即則傷矣。欲
灌莫濡。濡則滯矣。或有或無。即是天然雨露。相親相喜。便
屬絕妙栽培。洋洋乎莫禦。藹藹乎如常。一片真機。自爾暢
滿箇中。流露象外。而飄香吐秀於枝頭矣。異哉。奇哉。春華
未露。素艷先敷。風益清而月益白。月愈白而風愈清。神氣

此篇於心性情既化已後發出作為無心性情中之全體之大用以前無數文字都於此篇性由性而心

渾融境物恬靜真桃源別有天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諸友於是怳怳然動也曰風晨月夕宛在目前予盍乘此佳景效先生種梅於其際

雲裳子曰清風明月義在內不在外斯固養之之道矣其中妙旨另有包含否也先生曰功養至今了悟如是造化功用於是乎見豈無包含乎曰敢問此中包含何如曰人生情慾分擾本來無物之性體遂迷故學者必以見性為正宗然知得性天此心猶茫茫無所指歸也故又當知無

由心而情次序說明其目前已指明故此處畧道其所以然如此情之本面切寔再發非情也性心已化於其中矣心性既與俱化則情乃先天之情矣此情

思無為之心體及其心性既明澄澈無事心性愈明於是紛紜變化之境悉化為清明肅靜之場不假於知而如如自如不假於為而穆穆自若矣但此際本來之體雖得而本來之妙猶未神學者又不可以枯寂視之儘管無事迨夫神閒如青山綠水機暢若魚躍鳶飛一段風清月白閑情隨處宛在目前無時不可吟弄當此之時機愈暢而愈活神愈靜而愈流不離塵亦不染塵不求靜自無不靜真是保合太和無入而不自得也昧者或以寂滅譏之淺常

也蘊之則
爲心性流
露則是機
趣克之則
是事業而
其寔則皆
自性分中
流出也此
則種梅之
大用也

視之不知此際神雖悠揚其量甚廣氣雖恬淡其用甚宏
有時事係綱常此機則勃然而動如春風之莫禁其生發
有時物關名教其氣則勃然而興如秋陽之莫禦其綱烈
規模雖宏大仍是風月之舊情事業雖久遠依然清白之
本色彌綸罔外未嘗依有而住也空靈莫測未嘗依無而
住也靜則毫無端緒動則周流六虛不惟人莫知其所由
即已亦未嘗有心於其間焉可大可小能放能收吾故以
種梅之義概之也君等有善卧者乎當如此以老天地之

有作爲仍
是無作爲
有心情仍
是真性量

就前篇月
白風清悠
游瀛泳之
義再切實
指點一層
此即種梅
之心法也

日月有善遊者乎當如此以窮歲時之始終有善暢飲歌
吟閒談者乎當如此以蓄覆載之真機以神生化之妙用
在在養其性天即在在培其心地
在在培其心地即在在
賜其情懷也全體在抱萬象中含無處不見天地之全身
即無時不畢天地之大用出也如是無加處也如是無損
坐也如是不倚行也如是不流豈非不空不色非有非無
一個至上無上之道體乎願君等高著眼孔大展胸襟勿
失此一線淵源之正宗而流於淺小之俗儒也中庸曰如

欲與種梅
道上居古
者著意著
意
極精妙却
極平常反
是則為外
道每篇必
與提明比
意此心傳
要古也

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法華經曰佛放眉間
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彌羅誥曰湛寂真常道恢
漠大神通皆是此旨真實不虛也諸友悉領此旨精神勃
發儼然滿空真宰十方如來至大至剛充塞於兩天之間
喟然嘆曰大哉此道如是其神妙哉此道如是其真予等
不敏敢不永遠皈依體列師之心即先生曰此雖先天至
情原是道中常事又不可驚奇怪異以乖此心傳
諸友曰先生近言由性而心由心而情且由心性情之實

將以前無
教文字旨
趣一序
明為辨斷
非性非心
非情本旨
伏根

此疑是夫
下古今學
道人所共
疑無此疑
則墮二乘
即是外道

際以推及心性情之先天發明可謂盡矣但此中妙義有
由性以見心情者有由心以見性情者有由情以見心性
者主比客彼主彼客此敢問何處是常住處先生曰情出
無心性體自見心出無住性情自全性體亦然何處非住
何處可住曰雖然將欲於風月之下化作故園則無心者
未必無情無情者未必無住推之心性大抵如斯終不免
窩曰之疑曰今始疑乎抑從來即疑也曰今始疑耳曰未
疑以前於三者何處住足曰時彼時此有住無常曰今求

是於語言
文字中求
生活弊病

常住意將何取。曰：前說妙諦。三境各殊。情乎。心乎。性乎。無能決所止矣。曰：皆然乎。皆曰：三境各有妙義。不能會通。所以生疑。曰：疑性乎。疑心乎。疑情乎。三者俱疑。可住乎。三者俱疑。不可住乎。曰：不知所從也。先生大笑曰：噫。是真窩。曰：矣。是又為揀選之窩。曰：矣。殊知向所發明。性者。僅性之理也。心者。僅心之義也。情者。僅情之形也。其理。其義。其形。皆不過一時之指路碑。醒迷丹耳。豈可即此以求常住乎。即此求住。是方出苦海。又入迷津矣。為之奈何。曰：然則將無

以下層層
勸駁令本
旨。在語默
吞吐間。舉
露全神。
是心性情
非心性情
本無所住
却寔有所
住。

所住乎。曰：非也。曰：二者以外有所住乎。曰：亦非也。曰：無住不可。有住亦非。且又非住於三者之中。與住於三者之外。是竟無住矣。曰：可常住者。非性也。非心也。非情也。非心性。情而外有所住也。曰：何也。曰：住無物者。著性見。住清明者。著心見。著風月者。著情見。於三者外有著者。著非心。非性。非情見。凡此等見。皆不可著。善住者。不知其為心性情。亦不知其為非心性情。所謂無所住而住。住仍無所住也。眾曰：夫然。則是住無所住矣。先生默然曰：無所住。便是住矣。

無住是住
無無住是
常住義即
如此說却
不得
力破於語
言文字中
求道之感
推明心性
情之本末
見此旨非
論說可及

先生又默然曰。住無所住。與無無所住。便是住之言。皆是妄解。然則所住者。並無無所住。且無無所住。便是住。而後可為常住乎。先生終默然而無語。久之。眾請曰。予等不才。敢請先生指明。先生喟然曰。浮雲方散。浮雲又起。荆棘方除。荆棘旋生。如此輾轉。雖經恒河沙劫。亦無如君等何矣。夫天地未開時。朕兆未形。並無痕迹。雖生蓮妙舌。亦不能道一字。贊一詞。及後兩大奠安。品物流形。即流以溯其源。夫乃知所有一切形色。皆本於一無所有之鴻荒也。即有

再指明心
性情之名
見言情心
性不能得
其本旨

既不可以
語言文字
求又須語
言文字闡
今學者當
於語文字
外領其微
旨也

象之本來以思。並無一物。無臭無聲。則謂之性。圓明妙覺。能應一切。則謂之心。秩然藹然。則謂之情。性也。心也。情也。皆因有象而後。推本窮源。想像鴻荒之中。必先有如此至理。而後人民各得其理。無有歎缺如是也。在今思古。固有如此論說。在鴻荒以前。又何曾有此名色乎。吾忝得列師心印。與諸君講明。非言詞無以見其義。義既見。並無不需此言詞。亦猶開闢以後。即形色以追思鴻荒之義也。豈得已哉。豈可泥哉。君等了得此義。切莫由今追昔。以言求道。須

指出於語
言文字外
知道得道
之法

回應前語
特特提醒
是眞能於
語言文字
外有會心
者語

又恐聞者
落於虛無
寂滅故特

置身於鴻荒以前。並無一文一字處。一言一語時。而後知彼善言性者。不過注我箇中無物處也。善言心者。不過解我箇中虛靈處也。善言情者。不過發我箇中流動處也。如是想來。千經萬典。皆是我之注脚。百般作爲。皆是我之影響。於我何干。涉乎。吾所以曰。非性也。非心也。非情也。又非三者以外有常住也。信乎。否乎。皆大歡喜。曰。如此妙諦。眞未曾有。豈有不信。曰。如何信。曰。信亦無言。無言自信。我亦不自知其所以也。先生拍掌而笑曰。如是如是。是我今所

筆補明
融洽鴻鈞
何者是心
性情何者
是常住何
者非心性
情何處非
常住
理解是夢
道人通弊
特爲撇清

言。貽笑大方矣。雖然如此。常住。常住如此。而一無所有。中未嘗不圓明妙覺。且未嘗不周遍法界。充塞古今也。十方如來。滿空眞宰。仙佛聖賢。自然隨時融洽。如鴻鈞者矣。眾人心領神會。謝禮而退。

諸友問曰。性天本體。証而後明。不自証明。知亦不得。昨承指引。雖各有得。未敢自信。求先生証之。先生曰。願聞其詳。觀空子曰。每鎮靜時。有一信心處。與人間似隔萬重游思。亦渺不相涉。敢請是否。曰。此理解也。究竟所得信地。實係

舍月視指
膠柱人每
坐此弊故
先與道破

寫出塵緣
不堪回首
景象是勘
透語莫認
作類敗語
是看破世
情語非感
慨語讀者
辨之

隔斷紅塵
三萬里白
雲紅葉白
悠悠

如何曰狀不能狀言無可言曰君等皆然乎皆曰然也曰
得於心者應於口有諸內者形諸外君等果言不足以盡
意乎皆由未甚真實也曰道之至微既有可狀先生盍將
所得為予等道之曰道則道但君等聞後切莫按圖索驥
眾唯唯靜聽先生曰予有閒情一段為諸君述之曰者無
心之閒緩步閒遊仰觀天時不甚淡漠俯察人世不勝蕭
條所經之地草木則凋殘如秋景所聞之聲鳥獸則哀鳴
如冬初江水悠然而逝清風肅然而來予雖無心徯徯其

間不覺喟然興歎曰人物遷移景象迭變古今雖遙大抵
如斯予誠何心哉猶在此間來往也俄而得一深谷盤石
塊然隨憩其上不覺凡心頓息萬慮都消所謂古往今來
一切人所不肯休息之緣並隨此身一齊放下始而山水
幽深其景澄澈清淡異常繼而身心肅靜其意和平自然
得所終而神氣清真滿谷充盈則又天然之至渾渾焉如
愚噩噩焉如樸有如龍潛於淵玉蘊於石不復知有人世
事焉一團太古之風我獨得之於方寸不惟古今之變人

自謂是義
皇上人五
柳先生恐
見未及此
歌意超妙
旨趣深遠
非凡响可
比

事之非山水之情鳥獸之態不暇爲之感慨卽此身以往
之情形亦不復撫今追昔矣久之神定氣慧上通黃農氣
靜神恬下羅叔季低眉處天地皆混無意聞日月停機一
個渾淪世界恍我本來故鄉也由是境以人生人在境上
動靜語默無不以此爲憑依焉子閒中所得如此諸君以
爲如何眾嘆曰妙哉眞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也先生曰
請爲諸君一歌以括其義歌曰天地茫茫兮古猶今人道
茫茫兮心與情從此古今都消去心與情兮若浮雲恬然

此嘆也前
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
者而嘆歎
提明此際
作用誠恐
稍有粘滯
則入荆棘
叢矣
會意在無
言之表

無事天不老穆然有象秋亦春雲縹緲水奔騰一場造化
在流行箇中自覺無見聞眞來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甯人得一以貞谷得一以盈萬點塵囂飛不到明月圓時
眾山青歌已長嘆曰如是如是予復何求眾曰先生此境
予等可同往一遊否曰此去非遙轉瞬便是但此地從來
清淨絕無聲華君等須優焉遊焉當作閒玩可也否或車
馬喧闐嘻笑微逐以爲遊此樂地古今希有則此眞景未
有不轉瞬而化爲鳥有者眾遂會意而去

先下此言
極妙既能
如是後來
何以又不
如是道妙
無窮層層
各有淺深
真偽也

種松山注卷一
先生問曰。昨言證明之義。皆得否。蓋詳道之。眾人有以此
義深遠而探求者。有以此義淺常而忽畧者。惟覺空子。光
風子。言下頓悟。獨契証而不証。不証而証之妙諦。先生深
喜。欲有以進之。欣然問曰。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時。此心何
在。光風子曰。大現當前。覺空子曰。無處非心。先生曰。二君
所見微不同。而住於枝葉則一也。義雖無害。終難入妙。曰。
何也。曰。一有明明之見。一有空空之形。此皆証明而後之
粗迹也。同請曰。然則如何而後可。曰。與其遠求不如近取。

本是妙義
一著便成
牛跡吁可
畏也

此語的是
換骨金丹

與其下窮。何若上達。曰。敢問近取上達之義。曰。知覺泐時。
道心已現。道心現後。性體自明。所可慮者。以道心爲家。而
住於明明也。以性體爲正。而落於空空也。明明可住。住卽
不明明。空空可住。住卽不空空矣。心性本體雖如故。而此
著於心性之見。便是牛跡也。有証有知。古人所以來。慧日
沉沒之嘆。竊爲二君憂之。曰。未証以前。病在無憑依。既証
而後。病在有憑依。未審先生一念不生時。果在何處。先生
大笑曰。卽在一念不生處也。二人恍然頓悟。不覺相顧而

一點即化
佛法神通

指出後路
影响

者箇密處
何在讀者
試想

種心法
笑先生曰此時明明空空之見猶在否皆曰無矣歸於一
念不生處而自化烏有矣曰如是如是此入微之正路也
悟得如是即如是以住自無明明之迹而自明明矣無空
空之迹而自空空矣機愈細神愈恬念愈無境愈靜如如
然肅肅然一點圓明妙心幾不知消歸何有矣此放之則
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如此以言丹而丹自妙如此
以言煉而煉自神不但來往人間無影無形即出入虛無
亦無痕無跡人欲豈有不盡天理豈有不純者乎噫此中

消息悟者自知真有不以口舌盡其義者二人會意無
言惟杳然點首而已

隨即發明

無此正覺
便是枯寂
特筆注明

仍真子曰先生問放下塵緣一念不生時何如予於此時
廓然無際心自了了不知是否先生曰此正証而有得之
實際也但不可外著所得誤認本來曰一念不生矣何以
又有此了了之見意者念又復生乎曰非也此無心而後
之正覺也人非枯木豈得無此曰廓然之境既不可著又
如何而後得曰當此之時誠能外不著所得之境內不著

發明正旨
委婉屈曲
醒透之至

無念之見。如是久之。自然更進一層。而得入微之路矣。曰。非即所謂一念不生處乎。曰。然。君當自明也。曰。如是以後。更當如何。而後可以微乎其微。妙乎其妙。並無痕跡。先生喟然曰。難言也。然君既有會心。吾姑爲道其大畧。夫內外無著。功境已兩忘矣。但兩忘之際。猶有神氣交接微痕。未能盡淨也。今即從此微痕處。無之又無。化而愈化。有如夜半殘燈。微風撲滅。耳目亦因之杳茫而無用。天地山河從此混沌。歲時日月從此消磨。有身無我。有心無知。自亦不

奇語一破
天驚
妙悟妙想
有此妙論

知爲如何。而無可如何矣。豈但塵飛不到。理亂不開哉。即開天之盤古。亦屬後生矣。覺空子。光風子。聞之長嘆曰。有是哉。予等神魂從此消滅矣。更從何處立身乎。請先生發明如此。關竅以爲後世津梁。曰。內外不著一點微痕。非去路乎。我於此際。不復生心。非即落此一點微痕之物乎。由是以此物落此點點物。齊化如火滅烟銷。盡歸烏有。非即微乎其微。妙乎其妙。而並無所謂微妙乎。曰。當此之時。心性俱忘。不知猶有明覺否。曰。若無明覺。則枯木矣。烏乎可。

補偏救弊
斷不可少

點睛飛去

此篇特與
補足微旨

步步指點
引人入勝

曰既有明覺當在何處以為內乎無內可擬以為外乎無
外可言且心性俱無更從何處覓踪耶先生大笑曰水光
常如此何待月圓時二人大省曰圓明妙覺原來如斯著
之者誤徒証者亦未有不誤矣旨哉

先生與覺空子光風子談論微妙語甚投機雲裳子等茫
然莫測先生憐而問之曰君等曾悉所言之意否耶雲裳
子曰議論幽微莫解其義曰此消融淨盡之旨也何難測
之有乎雲裳子意甚愧奮敬請發明先生曰君曾放下萬

乘機正正
引入正旨
前段明修
棧道此則
臨度陳倉
矣

緣否曰曾放下也曰能一念不生否曰亦曾不生也曰當
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時一片乎一綫乎抑一點乎雲裳子
低徊久之曰此時之意如日將沉此時之知如燈將燼一
點則似之一片一綫却非也先生曰當其一念紛飛一經
放下萬塵不因以淨乎曰然也曰萬緣淨後一無所有非
只剩一歷歷孤明乎曰然也曰僅有此歷歷孤明處非所
謂猶未淨盡之一點處乎曰然也曰以君放下萬緣之意
憑依此點非即能一念不生無出無入乎曰然也曰誠能

憑空插入
三語有手
揮目送之
妙
即前二語
意一折便

種心法
從一點處復如放下萬緣時身從此化念從此消且並此
一點處一時消融淨盡有如地沈於海身世俱無豈非四
相頓空一元未始之妙諦哉雲裳子大悟曰誠如是也猶
有內可出乎猶有外可入乎猶有無內無外不出不入之
說乎天地混沌萬象潛消莫名其義莫狀其形矣覺空子
不覺撫掌曰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而今消息絕先生點
頭曰如是如是願君等常於此際見之也光風子曰消息
絕矣夫復何見先生笑曰常見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而

豁然一筭
响徹虛空

今消息絕光風子大笑覺空子亦大笑雲裳子領會此意
亦大笑而作

無常見有
常見得常
見非常見
著常見故
常見以常
求以見見
常不常見
失見

光風子問曰昨言泥牛鬪化之義須常見之竊意消息既
絕見亦應無若有所見便是消息何以能絕祈先生解此
疑義先生曰君因常見而消息絕乎抑因消息絕而後常
見乎曰因見而後消息絕也故無絕後即應無見曰因常
見而消息自絕則可以常見而絕消息則不可須知所謂
常見者是見消息絕而不與消息俱絕者也先有至此常

再推明一層正是常見真面

此間知得常見而不道得一半以氏外分判此旨常見真髓

之見而後消息可以絕消息絕後常見並無所起伏若見有起伏便是斷續既有斷續見焉得常既不得常則見是凡夫見矣豈覺者之正見乎雲裳子曰常見之義非即常清常淨乎先生曰然也但泥牛方鬪時亦會常清淨否曰有牛則不清淨况於鬪乎曰然則君之常清淨是在消息絕後矣曰然消息不絕烏能有此曰常清常淨因消息絕後而始有則此清淨豈非在此不在彼乎曰然曰是求在外者矣豈常見之義哉雲裳子不悟光風子曰先生所謂

清淨即是常見故與常見清淨者真偽迥殊反身而誠特特指出故非外道所可梦見

常見者獨非常清常淨乎曰正常清常淨也曰然則先生之常清常淨不亦在外乎曰在內也非在外也曰何也曰子之常清常淨即子之常見也子之常見即子之常清常淨也見即清淨清淨即見豈常見清淨之謂耶曰先生何不言常清常淨而必曰常見耶曰常清常淨者天下古今之常道人所同者也今日常見者是子一人之常道已所獨者也知得常見二字實義學問始貼切不浮非彼徒尙清淨談者可得而竊取也子發此正論正恐君等墮口頭

道之真偽
於此分學
者真偽亦
於此判

三教真宗
特與結明

禪而不能實有諸已耳。况夫見外無清淨。清淨外無見。常如此。何有牛鬪之弊。無牛可鬪。又何有消息不絕之弊。此是天人犬轉關。理欲大界限。絲毫不可蒙混者也。顧可忽乎哉。雲裳子嘆曰。如此看來。常即見。見即常矣。豈可對待視之乎。先生首肯曰。然。然。佛者之定慧。儒者之誠明。太上之清淨。皆當如此著眼。自然直臻無上。而不入岐途。先生謂諸友曰。昨言常見。皆常見否。曰。常見也。常見則常清淨也。曰。自今以後。可稍間斷否。曰。不可。若有間斷。便離

常見二字
本屬妙用
稍一滯著
便成窩曰
故緊接前
篇發明
此段清淨
窩曰之由

清淨而入紅塵矣。然則不將以此為常住乎。曰。然。願終身清淨。不稍離此法界。曰。所願固是。而所以立身之地。猶未盡善也。曰。何也。曰。君等目下。不與清淨化而為一乎。曰。然。曰。設變故當前。亦能化而為一否。如其不能。便是復墮紅塵。如其果能。便是攀援清淨。諸友默然久之。曰。不能也。不能也。知覺必復起。煩惱必自生。不能處有如無。坦然無事也。曰。是則君等於清淨。終有間斷矣。且著於清淨。此見便是障礙。烏能參縱自如。毫無粘滯乎。曰。如先生言。則常見

如是直去
四字包括
金剛全部
體用

將前後來
去功用進
止一一指
明正是如
是直去精
義

此是不直
去之弊

此是如是
之機

如是直去
之妙

之義亦不常。曰清淨非不可常也。君等未得至善之地耳。曰如何而後清淨如故。曰如是直去。眾罔測曰未悉也。曰一時未得。曰君等未悉之弊。在與清虛對待而不能為清虛之主人。所以有離合間斷也。今日如是直去。正欲君等為清虛之主。不泥於清淨之迹耳。皆曰敢煩長舌。再為發明。先生曰。當其消息未絕。緣知覺未盡也。及其知覺一盡。消息即無。可知未絕之消息。不啻水面之波瀾。波瀾既盡。水光自明。是自明之水光。正是知覺息後之圓明也。有此

圓明。內無念出。則曰清。外無物入。則曰淨。清淨二字。又圓明妙心之本體也。但恐著於痕迹。物而不化。則圓明妙心。又必化於知覺形色。而不能無臭無聲無思無為。渾合虛無之性體矣。功到此時。當內忘乎我。外忘乎見。直入此清虛箇中。來往自如。動靜自若。不惟不為形色礙。且並不知有形色也。不惟不必是非泥。且並不知有是非也。生也於斯。死也於斯。古也於斯。今也於斯。雖不見清淨。不言清淨。而何處非清淨。何時非清淨乎。天地至大。不過清淨中之

古云如是
直去者如
此是証
知得如是
直去故知
誰是誰不
是堂堂天
路儼在目
前

覆載。民物雖繁。不過清淨中之髮膚。茫然莫測。肅然自若。古來重生天地。再造乾坤之人。所以於塵世並無出入。無生滅。無增減。無垢淨也。諸友慨然而興。悠然而嘆。曰。由此觀之。誰是清虛主人。誰非清虛主人。先生知其醒悟也。擊節嘆曰。如是如是。蒼天蒼天。

先生謂諸友曰。君等皆清淨乎。皆清淨而常住於清虛乎。曰。清淨也。不取於清虛外有所住也。曰。清虛始於何時。光風子曰。清虛有始乎。有始則有終矣。曰。未了此義前。清虛

清虛府無
始終先從
有處說來

此是初步
功夫

正覺見而
知覺之心
盡矣

何在。曰。常在天壤。曰。君曾遊之否。曰。此義未了。不得其門。曰。夫然則清虛實有所始矣。豈得懵懵乎。曰。然是始於放下。萬塵否。曰。非也。彼時不過知覺之心將息耳。然則始於點物俱化之際乎。曰。亦非也。彼時不過浮雲方淨。清光始來耳。曰。外有所始則不能知。曰。君等不已放下塵緣乎。皆曰。已放下矣。曰。點物不俱化乎。曰。已俱化矣。曰。如是則知覺不已淨盡乎。曰。然。無所謂知覺矣。曰。知覺已無時。又何如。曰。清淨淨。有如是也。曰。如是清淨。究竟何來。曰。知覺

正覺之心
無終始清
淨所以無
終始也
藏貨財曰
府府名清
虛則名藏
貨財而藏

淨盡。正覺自如是清淨也。即由此正覺而見也。曰所謂正覺者。非即圓明妙心乎。曰然。曰生於正覺。非即生於圓明妙心乎。曰然。曰既生於圓明妙心。則清淨即從此圓明妙心始也。可知矣。始於此心。必終於此心。此心無終始。則清淨亦無終始也。又可知矣。曰清虛名。所義又何居。曰即君等者。箇清淨之妙心。妙心之清淨。以思有邊際乎。有終始乎。曰無也。有淺深乎。有內外乎。曰無也。曰無方所形狀。如是。豈非廣大而高明。精微而中庸乎。曰然也。曰君等知此

道德者也
已所獨知
是何地位
學者自審

反說不清
淨之關係
最大

便是清虛府矣。便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清虛府矣。雖曰無形。却羅萬有。雖曰有理。却無聲臭。是真已所獨知。而難為外人道者也。從此常清常淨。一念不迷。有不為再開天地之老子乎。且夫一念清淨。便是一念清虛。一時清淨。便是一時清虛。清虛為萬物本原。而皆係乎我之一念。如此可知。我不清淨。則天地即從此而崩裂。我不清淨。則日月即從此而消磨。我不清淨。則四時即從此不序。萬物即從此無生矣。雖天地民物千古不移。而我之所以迷亂天

正說能清
淨之功用
非小

地人物之大道。此念便是致天地民物之崩裂消滅也。試觀古之身肩大道者。小心翼翼。不敢或違。戰戰兢兢。不敢稍肆。彼其心惟恐一念放縱。卽乖天地之根。萬化之原。以取罪於天地人物不少也。果能如是如是。常常如是。是則此一念清淨。不啻楊枝甘露。可以消滅微塵。如來法雨。可以點化眾生也。已由此觀彼。一箇清淨法身。覆蔭罔外。由彼觀此。一片慈和生意。囊括無餘。豈第九玄七祖。咸在箇中。三途六道。得沾滅度而已哉。由是以思清淨者。雖吾一

此言清淨
之作爲

身之德性。卽造化之本來。清淨中之藹藹。雖吾一身之仁心。卽彼蒼之生理也。古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非以道無二道。妙無二妙。性無二性。心無二心。有如是哉。所以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眾曰。此乃如來法界。太上清虛。吾儒太極。子等雖愚。敢不永遠皈依。致心朝禮。而甘爲天壤之罪人哉。先生曰。雖然。此中綱領源流。又要清晰。始能簡切了當。不入岐途。曰何也。曰。天地萬物。由於清虛。清虛本於清淨。清淨却由於

此言清淨之神通

種樹八法 卷下 五十八
圓明妙心之正覺。師曰：以清淨法身入無相宮中，登太極寶座，手執萬化如意，召集羣神，普濟蒼生者，此物此旨也。諸友不覺涕泣而拜曰：嗟乎！皇皇師語，敢不如命！時有客談論風水，興至悠然，覺空子曰：昔七賢女悟徹無生法，忍帝釋爲之散花，且願終身供給所需。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具足，惟要三般物：一無根樹一株，二無陰陽地一片，三叫不响山谷一所。帝釋罔措，同往白佛。佛曰：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惟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敢問

此三者豈
待外求哉

此樹此山谷在何處。先生笑曰：卽在此處。曰：無根樹子如何種。無陰陽地如何修。叫不响山谷如何住。曰：如是以種，如是以修，如是以住，豈不著如是乎。曰：果有如是，則樹有根矣。地有陰陽矣。山谷有响矣。烏乎可。覺空默然會意。光風子曰：佛祖說諸大菩薩乃解此義，亦似佛不能解。豈佛不如諸大菩薩乎。曰：非也。佛無知，諸大菩薩有覺也。曰：佛無知，不將流於夢夢乎。菩薩有覺，不將流於逐逐乎。曰：既是無知，從何夢夢。既有覺，從何逐逐。光風子亦會意。

不著於有
亦不著於
無菩薩是
佛佛是菩
薩

可學不可
學惟已心
知之

無言。先生復曰：君願學佛無知乎？學菩薩有覺乎？光風子曰：俱不願學。曰：不屑於學乎？光風子無對。覺空子曰：敢問先生於佛與菩薩何所學？曰：皆不願學也。然則不屑於學也乎？曰：學佛便落無知，學菩薩又墮有覺，所以皆非所願也。覺空子笑曰：妙哉！佛與菩薩俱不可學，如是耶？光風子亦笑曰：善哉！佛與菩薩皆當如是以學耶？先生大笑而作曰：寃哉！一謂我不可學佛與菩薩，一謂我當學佛與菩薩，不亦大可怪哉！覺空子光風子相顧而嘆曰：予等饒舌不

來從此路
來去仍從
此路去三
又路上不
迷徑正是
學道之大
路

道不外倫
常所以爲
中庸之道

但寃先生且寃佛與菩薩矣。從此緘口，再勿多言。諸友將歸，先生謂之曰：君等歸從何處去？曰：從來處去。曰：來時路如何？曰：堂堂正正，直達此間。曰：去亦然乎？曰：然。去亦如故，豈有他途？先生首肯曰：君等老翁在堂，如是來，故當如是去。諸友有省，復問曰：歸後塵緣勢必紛擾，未審如何處置，始不負所傳？曰：對境忘情，渾然無際。曰：家庭親友，盡屬倫常，忘之豈情乎？曰：非教君等無情，是欲君等不逐情也。曰：俗冗穿錯，豈不關心？曰：天地無外物，至道無外情。

妻子無恙
耶親友無
恙耶人情
不依然如
是耶何紛
擾之有

誠能仰體天德。以至道為情。則萬事萬物皆君箇中事也。豈猶有貪出而不渾忘者乎。曰。已情為外。已難渾忘。今日皆內。猶能渾忘乎。曰。惟其在內。所以能渾忘也。曰。何也。曰。君今歸家。不有妻子乎。皆曰有也。曰。有仍如故否。曰。飯食起居。未嘗異也。曰。有親友否。曰。有也。曰。有仍如故否。曰。來往交接。未嘗異也。曰。既未嘗異。其情不亦如故乎。曰。然。曰。情既如故。猶俟另有情乎。曰。無以加矣。曰。然則妻子如故。情亦如故。親友如故。並不俟爾另用一心。以表

人情是天
理天理即
是人情盡
人所以合
天也

情間而心
閒心閒即
是桃花源

其情。而情自昭然。無異如此也。昭然無異如此。豈非對境忘情。渾然無迹乎。吾所以曰在內不在外也。由此推及田地房廊禽獸草木。亦無不藹藹然無異情。如如然無別意。則是一團至常之人情。即儼然千古不易之天理。而充塞於兩大之間。無不周洽融通也。已。由此以觀。能對境忘情者。乃天地間之大有情人也。渾然無迹者。乃古今來之大有情象也。果無情哉。不過不於至常之外而生心。至常之中而有間也。一段閒情。無入不得。何異桃花源內之家人。

家中主翁
 在堂上人
 身中之主
 翁要在腔
 了裡方不
 失其為主
 人翁

父子怡然而樂哉。若夫桀然不顧，視如路人，則是爲我之
 楊子也。大道云乎哉。諸友聞言，擊節嘆賞曰：如是想來，何
 處不是清淨法界。何遇不是清淨道場。如是如是。去來亦
 任所之矣。先生曰：然也。不特來住自如，毫無障礙。卽爾堂
 上主翁，亦未有不相安無事。長往清虛而忘乎歲月者。眾
 欣然拜舞而去。

種梅心法下集終

